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十二

詳校官内閣學士臣尹壯圖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胡紹基

謄録監生臣蔣錦珹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十一

設官部五十一 刺史 州佐 總載 別駕 治中 主簿 功曹 書佐附 從事 典郡書佐 祭酒從事附 中正

刺史一

原杜氏通典曰黄帝立四監以治萬國唐有九州舜置十二州有牧夏為九州牧殷周八命曰牧秦置監察御史漢興省之至惠帝三年又遣御史監三輔郡察詞訟

所察之事凡九條監者二歲更之常以十月奏事十二月還監其後諸州復置監察御史文帝十三年以御史不奉法下失其職乃遣丞相史出刺并督監察御史武帝元封元年御史止不復監至五年乃置部刺史掌奉詔六條察州凡十二州焉居部九歲舉為守相成帝綏和元年以為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凖乃更為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補哀帝建平二年復為刺史元壽二年復為牧　後漢光武

建武十八年復為刺史外十二州各一人其一州屬司隷校尉漢刺史乘傳周行郡國無適所治中興所治有定處舊常以八月廵行所部常以秋分行部郡國各遣一使迎之界上錄因徒考殿最不稱職者為殿其有能者為最初歲盡詣京都奏事中興但因計吏不復自詣京師皆有從事史假佐建武十一年初斷州牧自還奏事雖父母之喪不得去職元嘉元年初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服延熹二年復斷之或謂州府為外臺謝夷吾為荊州刺史第五倫薦之曰尋功簡能為外臺之表聽察聲實為九伯之冠靈帝中平五年改刺史惟置牧是時天下方亂

豪傑各欲據有州郡而劉焉劉虞並自九卿出領州牧州牧之任自此重矣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按驗然後黜退光武即位用法明察不復委三府故權歸舉刺之吏李膺為青州刺史守令畏威明閒風棄官魏晉為刺史任重者為使持節都督輕者為持節皆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領兵者武冠而晉罷司隸校尉置司州江左則揚州刺史自魏以來庶姓為州而無將軍者謂之單車刺史庶姓謂非帝族凡單車

刺史加督進一品都督進二品不論持節假節晉制刺史三年一入奏甲午詔書曰刺史銜命國之外臺其非所部而在境者刺史并糾之宋與魏同梁刺史受之明日辭宮廟而行皆持節　後魏天錫二年又制諸州置三刺史皇室一人異姓二人比古之上中下三士也郡置三太守縣置三令長孝文太和中次職令上黨王天穆世襲并州刺史　又李崇為并州州舊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則擊之皷頃之間聲布百里遂多擒獲諸州置樓自崇始自後魏北齊則司州曰牧而北齊制州為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有上中下之差

自上上州至下下州凡九等　後周則雍州曰牧而制刺史初除奉辭之日備列鹵簿凡總管刺史則加使持節諸軍事以此為常及蘇綽為六條之制初文帝秉魏政令百官講習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六條之例其畧曰其一先治心心不清淨則思慮妄生見理不明是以治民之要在於清心而已其二敦教化其三盡地利其四擢賢良其五卹獄訟其六均賦役）靜帝大象元年詔總管刺史及行兵者加持節餘悉罷之　隋雍州置牧餘州並置刺史亦同北齊九等之制總管刺史加使持節至

開皇三年罷郡以州統縣自是刺史之名存而職廢後雖有刺史皆太守之互名理一郡而已非舊刺史之職按魏置使持節寵奉使官之任隋氏廢郡而以刺史牧人既非使官則合罷持節之稱其時制置不以名實相副為意仍舊存之後改為太守亦復不省所以使持節之名及於邉遠小郡乃不徵典故之失刺史縣令三年一遷諸有兵處則刺史帶軍事以統之煬帝乃别置都尉領兵兵不屬郡十四年改九等州縣為上中下三等煬帝大業初復罷州置郡為司隸臺大夫一人廵察畿内又有司隸刺史房彦謙嘗為之其刺史十四人廵察畿外諸郡亦有六條之置與漢六條不同從事四十人副刺

史巡察每年二月乘軺巡郡縣十月入奏　唐武德元年罷郡置州改太守為刺史而雍州置牧至神龍二年二月分天下為十道置巡察二十人一道二人以左右臺及内外官五品以下堅明清勁者為之兼按郡縣再朞而代至景雲二年改置按察使道各一人開元十年省十七年復置二十二年改置採訪處置使其有戎旅之地即置節度使仍各置印天寶九年三月勅本置採訪使令舉大綱若大小必由是一人兼理數郡自今以後採訪使但訪察善惡舉其大綱自餘郡務所有奏請並委之郡守不須干及治於所部之大郡至德之後改採

訪使為觀察觀察皆并領都團練使其僚屬隨事增置分天下為四十餘道大者十餘州小者二三州各因其山川區域為制諸道增減不恒使名沿革不一舉其職例則皆古之刺史云

增文獻通考

曰宋制諸州刺史無定員無職任特以為武臣遷轉之次序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諸州各有州刺史與古之州牧刺史大小頗異　金州名不同設防禦者謂之防禦州設刺史者謂之刺史州　元以州次於郡刺史不設　明不設州刺史而州次於府各置官屬

刺史二

原黄恭交州記曰秦兼天下改牧為郡監察郡縣糾過
非常　漢書百官公卿表注曰刺史班宣周行郡國省
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寃獄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
不省一條强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强凌弱以衆暴寡二
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背公行私旁詔牟利侵
漁百姓聚斂為奸三條二千石不卹疑獄風厲殺人怒
則任刑喜則淫賞煩擾刻暴剥截黎元為百姓所疾山
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

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寵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貨賂割損政令　漢書曰武帝時田叔少子仁以壯勇為衛將軍舍人數從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為郎中至二千石丞相長史失官後使舉剌三河奏事稱意　又云王尊益州刺史先是琅邪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為刺史至其坂問吏曰此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

為孝子王尊為忠臣　又曰朱博遷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為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博駐車決遣五六百人皆罷去如神吏驚不意博臨事乃至於此　又曰何武為揚州刺史行部必先即學宫見諸生試其誦論得失然後入傳舍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　司馬彪續漢書曰郭伋字細侯拜并州刺史行部至西河美稷百小兒各騎竹馬迎伋拜伋問曰兒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来迎伋曰苦諸兒復送到郭

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從事計日告之行部還入美稷先期一日伋念負諸兒即止野須期乃往　又曰周舉字貞先為并州刺史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小不堪歲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人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　又曰皇甫嵩領冀州牧奏請一年租賑饑民民歌之曰天下亂兮市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居　又

曰种暠為益州刺史在職三年宣恩遠夷開曉殊俗岷山雜落皆懷服漢德其白狼槃木諸國並貢前刺史卒後遂絶暠至乃復向化永昌太守鑄黄金為文蛇以獻梁冀暠糾發追捕馳傳上言冀由是銜怒　東觀漢記曰李珣為兖州刺史所種小麥胡蒜悉付從事無所留清約率下席羊皮服布被　又曰段熲起於徒中為并州刺史有功徵還京師熲乘輕車介士鼓吹曲蓋朱旂騎馬殷天蔽日連騎相繼數十里　謝承後漢書曰王

閔遷冀州刺史閔性刻不發私書不交豪族賓客號曰王獨坐　又曰李𤋮為青州刺史發璽書於本縣傳舍乘法駕騑驂朱軒就路奏免四郡相百城怖懼悉豫棄官　又曰賈琮字孟堅為交趾刺史時州人屯兵反即移書告示使其安資業百姓歌之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乃以琮為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駿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

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悚震　又曰百里嵩為徐州刺史州境遭旱嵩行部傳車所經甘雨輒注東海金鄉祝其兩縣僻在山間嵩傳駟不往二縣獨不雨老父干請嵩曲路到二縣入界即雨　又曰巴祇字敬祖為揚州刺史幘毀壞不復改易以水滲腸用之處暝暗之中不燃官燭　又曰周乘為交趾刺史舉奏二郡穢濁太守屬縣解印綬棄官者四十餘城　魏志曰劉馥為揚州刺史馥既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貢獻相

繼數年恩化大行　又曰徐邈為凉州刺史立明訓禁厚葬斷淫祠進善黜惡風化大行百姓歸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邈勲也　又曰田豫護匈奴中郎將領并州刺史匈奴聞其威名相率來獻州界寧肅百姓懷之　又曰陳泰字伯元為并州刺史懷柔民夷甚有威惠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掛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徵為尚書悉付還之　又曰張既為雍州刺史太祖謂既曰還君本州可謂衣繡晝行矣　又曰賈

逵字梁道為豫州刺史逵曰州本監郡謂察二千石以下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於是阿縱不如法者皆奏免之帝曰逵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為法　魏略曰裴潛為兖州時常作一胡床及去留以掛壁　王隱晉書曰山濤轉為冀州刺史自濤居州甄拔隱屈搜求賢才旌命所加三十餘人皆顯名當世冀州之士於是為盛　又曰庾氷為中書監揚州刺史乃心夙夜情存治道賓禮朝

賢升擢後進由是朝野注心咸曰賢相　又曰庾翼都督江荆益三州刺史制度規模每出於人數年之中軍國充實人情翕然稱其才明由是自河以南皆懐歸附

又曰吳隱之為廣州刺史州界有水名貪泉父老云飲此者皆使廉士變貪隱之始踐境先到水所酌而飲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懐千金若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　又曰山濤為冀州刺史裴君秀與濤書曰處方伯之任殊亦為髙但論道之士不宜處外耳　晉陽

秋曰胡質為荆州刺史子威自洛陽至荆州定省家貧自驅驢單行見父停十餘日臨歸質賜絹一疋為道糧威跪曰大人清髙不審安得此質曰吾俸禄之餘故以為卿糧爾晉武帝問威曰卿孰與卿父清威曰臣不如也帝曰何以為不如威曰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　曹嘉之晉紀曰羊暨為青州刺史暨牛産犢及遷以官舍所生遺之而去　梁書曰蔡道恭字懐儉出為使持節右軍將軍司州刺史後魏圍司州會道恭病

篤呼其兄弟及諸將曰以死固節毋令吾沒有遺恨令取所持節曰稟命出疆憑此而已既不還朝欲與同誓可與棺柩相随也　又曰安成康王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諸軍事雍州刺史有疾百姓商賈咸為請命既甍四州人裂裳為白帽哀哭送迎　隋書曰劉仁恩為亳州刺史治績號天下第一擢刑部尚書　會稽先賢傳曰綦毋俊為交州刺史詔賜髙山冠絳三匹擁節臨難授命立功討賊以報上心　三輔決録曰蘇章為兾

州刺史行部有故人為清河太守案得其好貨乃設酒接以温顔太守喜曰人各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日蘇孺文與故人歡飲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白奏事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界肅清　又曰韋康代父為凉一作荆州刺史父出止傳舍康入官時人榮之　華陽國志曰趙琰為青州刺史有貴要囑託琰於廳事前置大器水發書投置水中無有所報　又曰郭賀字喬卿為荆州刺史有殊政百姓歌之曰厥德神明郭喬卿忠正

朝廷上下平明帝到南陽廵狩賜三公服勑行部去襜露冕使百姓見之以彰有德　增唐書曰姜謩拜秦州刺史高祖謂曰衣錦還鄉古人所尚今以本州相授用答元功凉州之路近為荒梗宜弘方略有以静之謩至州撫以恩信州人相謂曰吾輩復見太平官府矣盗賊悉來歸首士庶安之　又曰顏遊秦遷廉州刺史撫邺境内敬讓大行邑里歌之曰廉州顏有道性行同莊老愛人如赤子不殺非時草高祖璽書慰勉之　又曰太

宗詔朝集使刺史以上升殿親問之曰卿等在州何以撫敎定州刺史薛獻對曰老者國家所養臣每存卹之少者國家所使臣每勸誡之田疇荒廢漸加墾闢禮義既行產業咸振此皆稟之聖化非臣之力太宗曰如公之奏足稱循良清淨為政朕所望於公等也　又曰賈敦頤曹州寃句人也貞觀中歷遷滄州刺史在職清潔每入朝盡室而行惟敝車羸馬覊勒有闕以繩為之見者不知其為刺史也後轉瀛州刺史州界滹沲河及滱

水每歲泛溢漂流民人敦頤奏立堤堰自是無復水患

又曰田仁會永徽初累遷郢州刺史以善政聞時屬亢旱仁會自暴祈禱竟獲甘澤其歲大熟百姓歌之曰父母育我田使君精誠為人上天聞旱田致雨山出雲倉廩既實禮義申但願常在不患貧

又曰開元十三年元宗令宰臣擇刺史之任必在得人許景先首中其選自吏部侍郎出為虢州刺史後轉岐州

又曰薛大鼎為滄州刺史州界有無棣河隋末塡廢大鼎奏開之

引魚鹽於海百姓歌之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達滄海魚鹽至昔日徒行今駟駟美哉薛公德滂被大鼎又以州界畢下遂决長蘆及漳衡等三河分洩夏潦境內無復水災時與瀛州刺史賈敦頤冀州刺史鄭德本俱有美政河北號鐺脚刺史　又曰敬暉除衛州刺史時河北新有突厥之寇方秋而脩城不輟暉下車謂曰金湯非粟不守豈有棄收穫而繕城郭哉悉令罷散由是人吏咸歌詠之　又曰蕭定大歷中有司條天下牧守課

績惟定與常州刺史蕭復濠州刺史張鎰為理行第一　又其勸農桑均賦稅逋亡復歸户口增加定又冠焉　又曰段秀實為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潁節度使三四年間吐蕃不敢犯塞清約率易遠近稱之非公會不聽樂飲酒私室無妓媵無贏財退公後端居静慮而已　又曰劉贊為歙州刺史以勤幹聞有老婦捃拾於叢林之間猛獸將噬幼女呼號搏而救之母子俱免本道觀察使韓滉奏為異跡加金紫之服

累歳遷常州刺史　又曰李惠登授隋州刺史州遭李忠臣希烈殲殘後野曠無人惠登朴質不知學居官無枝葉率心為政皆與理順利人者因行之病人者因去之二十年閭田疇闢户口加諸州奏吏入其境無不歌謡其能　又曰韓愈為潮州刺史既視事詢吏民疾苦皆曰郡湫水有鱷魚卵而化其長數丈食民畜産將盡以是民貧居數日愈往視之令判官秦濟炮一豚一羊投之湫水呪之是夕有暴風雷起於湫中數日湫水盡

洄徙於舊湫西六十里自是潮無鱷患　又曰朱敬則為御史冉祖雍所誣貶授廬州刺史經數月代到還鄉里無淮南一物惟有所乘馬一匹諸子姪徒步而歸

又曰許圉師轉相州刺史嘗有官吏犯贓事露圉師不令推究但賜清白詩以激之犯者愧懼遂改為廉士其寬如此　又曰齊澣定州義豐人為汴州刺史河南為雄郡自江淮達於河濟舟車輻輳人庶浩繁前後牧守多不稱職惟倪若水與澣皆以清嚴為治吏民歌之

又曰陽城為道州刺史在州以家人法待吏人宜罰者罰之宜賞者賞之一不以簿書介意道州土地産民多矮每年常配鄉户貢其男號為矮奴城憫其編氓歲有離異之苦乃抗疏論而免之自是乃停其貢民皆賴之無不感泣　又曰尹思貞為青州刺史境内有蠶一年四熟者黜陟使衛州司馬路敬潛八月至州見繭歎曰非善政孰能至於此乎乃表薦之　又曰馬燧改懐州刺史乗兵亂之後其夏大旱人吏失耕稼燧乃務脩教

化將吏有父母者燧輒造之施敬收瘞暴骨去其煩苛至秋界中生穭穀人頗賴之　又曰皇甫無逸為同州刺史閉門自守不通賓客左右不得出門凡所貨易皆往他州每按部樵採不犯於人嘗夜宿人家遇燈炷盡人往將續之無逸遽抽佩刀斷衣帶以為其炷其廉介如此　又曰呂元膺為蘄州刺史頗著恩信常歲終閲郡獄囚因有自告者曰某有父母在明日元正不得相見因泣下元膺憫焉盡脫其械縱之以為期吏曰賊不

可縱元膺曰吾以忠信待之及期無後到者由是羣盜感義相引而去　又曰柳宗元為柳州刺史土俗以男女質錢過期則沒入宗元革其鄉法其已沒者仍出私錢贖之歸其父母　又曰天授二年正月天后内出繡袍賜新除都督刺史其袍皆刺繡作山形繞山勒迴文銘曰德政惟明職令思平清信忠勤勞進躬親自此每除都督刺史必以袍賜之　又曰袁光庭者河西戍將天寶末為伊州刺史祿山之亂西北邉戍兵入赴難闗

隴郡邑皆吐蕃所拔惟光庭守伊州累年外救不至賊百端説誘終不屈部下如一及矢石既盡糧儲並竭城將陷沒光庭手殺其妻子自焚而死朝廷聞之贈工部尚書　又曰貞元初德宗以奉先縣令鄭珣瑜為徐州刺史昭應縣令韋武為遂州刺史華原縣令崔琮為汝州刺史藍田縣令韋貞伯為舒州刺史盩厔令李會為郢州刺史録善政也各賜馬一匹并彩物衣服以遣之

又曰劉禹錫授播州刺史御史中丞裴度奏禹錫母

年八十令播州乃猿狖所居人跡罕至禹錫誠合得罪然其老母必至不得行則須與子為死别傷陛下孝理之風伏請屈法稍移近處使得終養上曰夫為人子每事尤須脩謹常恐貽親之憂今禹錫所坐更合重於他人豈可以此論度不能對上曰我所言是責人子之事然終不忍傷其所親之心明日改授禹錫為連州刺史

又曰崔珙太和七年正月拜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使入謝帝問以撫理南海之宜珙奏對明辯帝深嘉之

時髙瑀鎭徐州承智興之後軍驕難制軍士數犯法上欲擇威望之帥以臨之久難其才會珙言事慷慨謂宰臣曰崔珙言事神氣精爽此可以臨徐人即以王茂先代珙鎭廣南授珙檢校工部尚書徐州刺史　又曰孔若思為衛州刺史先是諸州別駕皆以宗室為之刺史致敬由是多行不法若思至州舉奏別駕李欽罪犯請加鞫訊乃詔別駕於刺史致禮自若思始也　又曰蕭復累遷同州刺史時州人阻饑有京畿觀察使儲廪在

境內復輒以賙貧人為有司所劾詔不削階受代親友唁之復怡然曰苟利於人敢憚譴責　五代史梁書曰開平四年九月詔曰魏博管內刺史比來州務並委督郵遂使曹官擅其威福州牧同於閑冗俾循通制宜塞異端並河南州諸例刺史得以專達時議者曰唐憲宗朝烏重胤為滄州節度使嘗稱河朔六十年能抗朝命者以奪刺史權與縣令職而自作威福耳若二千石各得其柄又有鎮兵雖安史挾奸豈能據一墉而叛哉遂

奏以所管德棣景三州各還刺史職分州兵並隸收管
自後雖幽鎮魏三道以河北舊風自相傳襲惟滄州一
道獨禀命受代自重胤制置使然也則梁氏之更張正
合其事矣　又曰安元信歷數任皆名郡也親戚謂曰
公身俸二千石鬢有白髮家無肥美田園何以為子孫
計元信曰吾本無文經武略遭遇先帝風雲之會繼提
郡印位在親臣平生之望過矣每以衣食豐足為愧安
有積貨治産欲為豚犬後圖不亦愚乎聞者美之

刺史三

原布政　露章　梁書曰夏侯亶字世龍為豫州刺史弟夔字季龍亦為是州並有恩惠百姓歌之曰我之有州仕仍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　白帖曰何武字君公為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為虧除免之而已不服極法九江太守戴聖治行多不法前刺史以為大儒多優容之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毀於朝武聞之終不揚其惡　立祠　罷市　又曰晉祖逖為豫州刺史行恩德及卒人為立祠　又曰羊祜卒人出為巷哭罷市四時置祭於峴山之陽改户曹為辭曹　增

執鮫　放魚　山堂肆考曰隋嘉州刺史趙昱時有老蛟為害昱自持刀入水有頃江水盡赤昱執蛟奮波而起　又曰唐孟簡工於書為常州刺史與盧仝遊北湖盡買漁人所獲魚放之　運甓

投環 又曰晉陶侃拜廣州刺史在州無事朝暮運百甓人間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優逸恐不堪事

又曰晉周訪為荆州刺史或說王敦曰荆州用武之國公宜自領乃改訪梁州訪大怒敦手書譬釋因遺以玉環玉椀訪投諸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寶悅乎

種松 植蘭 又曰唐袁仁敬為杭州刺史植松以達靈隱寺凡九里號九里松 又曰宋羅畸為滁州刺史或曰滁州貧僻對曰此歐公之醉鄉也有庶子紫薇香泉萬斛以為供給有琅邪幽谷白雲千頃以為職田何謂貧僻耶治廨宇於堂前植蘭數十本且為之記

原長一州 阜兆民 周禮曰太宰職云一曰牧以地得民鄭注云牧州長也九州各有封域以居民也案賈公彥疏曰一曰牧以地得民者謂畿外八州之中州別立一州牧使侯伯有功德者為之使統領二百一十國以有一州土地集安萬民故云牧以地得民也 尚書周官曰以倡九牧阜成兆

民

增古方伯　漢舊官合璧事類漢何武曰刺史古之方伯上所委任一州表率也　東觀漢記曰州牧刺史漢舊官

陽名子　薛字孫山堂肆考曰陽城為道州刺史州人感其德以陽名子　又曰唐薛逢為巴州刺史人歌之曰有孩有童願以名垂何以字之薛孫薛兒

原訓導諸侯　督察郡國國語曰周宣王欲得國子之能訓導諸侯者按註賈侍中云國子諸侯之嗣子欲使訓導諸侯子也奏漢書曰朱博奏漢家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安寧其有異材功著者輒登擢秩卑加賞咸勸功樂進今增秩為牧以高第補九卿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効淩夷奸宄不禁臣請罷置刺史如故奏可

施教九郡　宣風萬里王隱晉書曰王沈字處道為豫州刺史乃下教曰若能舉遺逸黜奸邪陳長吏可否皆給穀五百斛別駕主簿奉行九郡

施行　晉起居注詔曰太尉將軍衛瓘忠允清識文武之才宜令宣風萬里為青州刺史以統戎政

聘求耆德　旌顯異行　續漢書曰郭伋拜并州刺史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所到縣邑老少相攜遮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州中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分祿以養之　陶氏家傳曰陶清為荊州刺史旌顯所知三十餘人皆當世異行

石崇積財　王戎治宅　晉書曰石崇穎悟有才氣而任俠無行檢在荊州劫遠使商客積財不貲　又曰王戎為荊州刺史有司奏戎遣吏脩園宅免官詔以贖論遷豫州刺史

勿令領兵　不宜去武　魏志曰杜恕字務伯云刺史勿令領兵以事久專上疏曰令牧守棄治民之術脩將帥之事云云　白帖曰晉自平吳後罷軍役山濤以為不宜去州郡武備後冠賊起以無備遂大亂

千騎長人　三虎隨

喪白帖曰東方千騎長人謂諸侯也又曰王業拜荆州遷司隷道卒有三白虎低頭隨喪而去

增

經學政事　撫字催科

山堂肆考曰漢蕭育為冀州刺史以經學與士民講誦以政事為吏民悦服又曰唐陽城左遷道州刺史治民如治家州之賦税不以時登觀察使數加詰讓城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

草木知名　耆老歌德

又曰唐張萬福德宗時為濠州刺史上謂曰先帝改爾名正者所以褒也朕謂江淮草木亦知爾威名若從所改恐賊不曉是卿也復賜舊名又曰狄仁傑為寧州刺史御史郭翰巡隴右入寧州境耆老歌刺史德美者盈路

詔舉良才　議選朝臣

天中記曰開元十一年山東旱朝議選朝臣為刺史以撫貧民太平御覽曰侯景平元帝遍問朝宰曰今天下始定亟須良才請卿各舉所知羣臣未有對者帝曰吾已得一人矣王褒曰未審

為誰帝曰歐陽頠乃授武州刺史

無留無滯　亦易亦難

山堂肆考曰始興王澹為荊州刺史曹無留事獄無滯因及還朝人歌之又曰王雍為相州刺史魏主戒之曰作牧之道亦易亦難其身正不令而行故易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難

截鐙遮圍　辭絹乞留

天中記曰澤州奏前刺史史延韜離州為軍民遮圍不放出城兼截下馬鐙延韜夜開城門赴闕　太平御覽曰韓軌遷秦州刺史神武欲軌還仍賜州人户絹布兩匹州人田昭等七千户皆辭不受惟乞留軌神武嘉歎乃留焉

治尚簡易　政號廉平

山堂肆考曰唐獨孤及為常州刺史治尚簡易人皆愛戴餘糧棲畝甘露降庭　又曰唐劉德威為綿州刺史政號廉平百姓立石頌德

廣設耳目

又曰陽逸為光州刺史為政愛人廣設耳目時人謂有千里眼　又曰李延賞為青

宜用心腹

州刺史帝謂曰懷塼之俗世號難治宜用好心腹

面察能否　妙選賢良

又曰唐宣宗詔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師面察能否然後除之　又曰唐則天與宰相議及刺史縣令李嶠等奏言朝廷物議莫不重內官輕外職除授牧伯望於臺閣寺監妙選賢良分典大州太后命書名探之得鳳閣侍御史韋嗣立御史大夫楊再思等二十人各以本官檢校刺史

鑄鐵灌賊　毀金感酋

又曰魏楊津除定州刺史時賊殘掠州境津置爐鑄鐵持以灌賊賊相謂曰不畏利槊堅城唯畏楊公鐵星　又曰梁毗為西寧州刺史酋長皆以金多者為號遞相攻奪毗患之後諸酋以金遺毗毗對金慟哭謂之曰汝等以此相滅今將此來欲殺我耶一無所納諸酋感悟遂不相攻擊

有君子心　得方伯體

又曰隋楊達為鄯鄭趙三州刺史文帝差品天下牧宰達為第一楊素每曰有君子貌兼君子

心者惟揚達耳　又曰吉翰為益州刺史在任著美績甚得方伯體

均賦他郡　還儲本州

又曰唐韓休為虢州刺史虢於東西京為近州乘與所至常稅廄芻休請均賦他郡中書令張說曰免虢而與他郡此守臣私惠耳休曰刺史知民之弊而不救豈為政哉訖如休請　又曰唐李素直徙蒲州刺史將行還所餘儲并釋罷於本州齋圖書訖道

畫像自戒　哦詩自娛

又曰後周中巖為襄州刺史晝揚震像於寢室以自戒　又曰唐韋應物為蘇州刺史在郡暇日惟焚香哦詩以自娛

父子風教　兄弟聲譽

又曰魏鄭述祖繼其父道昭為兗州刺史有人入市盜布其父執以歸首述祖原之自是無盜百姓歌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十五載風教猶相同　又曰唐岑羲陝州總管甚有政績弟仲翔為陝州刺史兄弟相踵為守並馳聲譽

風觀月樓　三梁十

驛又曰魏邢邵為西兖州刺史有善政在郡起清風觀明月樓　又曰唐裴耀卿為濟州刺史天子東廵耀卿置三梁十驛科斂均省上甚嘉之

言笑不茍　廉能可述

又曰唐韋安石拜德鄭二州刺史性方重不茍言笑政尚清廉吏民尊畏　又曰唐塗曉以中散大夫為江州刺史廉能可述號為金聲玉色

下車驗獄　單騎造營

又曰隋辛公義還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露坐驗問十餘日斷决咸盡方還廳受新訟有須禁者即宿廳事終不還閤　又曰隋仁壽中山獠作亂資州刺史衛文昇初到官單騎造其營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而去

鞭人持稻　與軍采葛

又曰晉陶侃為荆州刺史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為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田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　又曰魏李遷哲為信州刺史州先無儲蓄遷哲與軍士共采葛根為糧

有異味輒分嘗之軍士感悅

阡陌聚觀

風俗頓革 又曰唐李邕為滑州刺史上計京邑早有盛名人傳其眉目怪異至阡陌聚觀後生望風門巷填溢　又曰魏寇雋為梁州刺史州人俗荒曠多為盜賊雋為立庠序勸農桑數年之閒風俗頓革

楊津下教

何妥勒箴 又曰魏楊津為岐州刺史有武功人齎絹為賊所劫津下教云有人著某色衣乘某色馬者在城東被殺若有家人可速收視有一老母云是己子津於是遣騎追收並絹俱獲　又曰隋何妥為龍州刺史有負笈遊學者妥皆為講說教授之又作刺史箴勒於州門

飛鳥食蝗

大駮食獸 又曰蕭脩為梁秦二州刺史時蝗害禾脩自咎責忽有飛鳥千羣下食蝗殆盡　又曰兗州有甑山後魏時數有猛獸為暴張華原為兗州刺史忽有大駮食獸咸以為化感所致

郡神相迎

伯元來謝

又曰唐張開為荆州刺史至郡界忽見衣紫披甲冑者數十人自雲中而下開問其故對曰某荆州内外所主之神仰使君令名故來相迎耳　又曰晉殷仲堪為荆州刺史先是仲堪收葬江邊流棺其門前溝忽起為岸夜夢有人自稱徐伯元來謝且曰水中有岸其名曰洲君將為州也至是果臨荆州

教授生徒

摘發貪暴

又曰唐張鎰為濠州刺史延經術士教授生徒比去州境内明經者至四十人　又曰唐姚璹遷益州刺史初蜀吏貪暴璹摘發之無所容貸

力拒暴軍

禮接儒士

又曰唐張光輔討越王軍士恃功多暴狄仁傑時為豫州刺史力拒之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耶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公董士以平賊縱暴橫是一越王死百越王生也如得上方劍加君項雖死不恨光輔還奏仁傑不遜改授復州　又曰周荆罕儒為泰州刺史禮接儒士世宗以為團練使

脩邵公廟

毀鼻亭祠

又曰高允為懷州刺史見邵公廟廢毀不立乃曰邵公之德闕而不禮為善者何望乃表開脩葺之　又曰鼻亭祠在永州府道州城北舊傳象封於此後人祠之唐刺史薛伯高毀其祠柳宗元作毀鼻亭神祠記

作均水法　還移稅錢

事文類聚曰戴叔倫守撫州刺史歲爭灌漑為作均水法俗便利之　又曰李渤為虔州刺史奏還信州移稅錢二百萬賦米二萬石

錄名屏風

山堂肆考唐太宗嘗曰治人之本莫重於刺史故朕嘗錄姓名於屏興卧對之得才否狀輒疏於下方擬廢置　又曰唐元宗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為刺史大理卿源光裕等十一人皆在選中命宰相諸王以下餞於洛濱賜以御膳上自書十韻詩賜之

賜膳洛濱

祝神虎斃　禱井泉湧

天中記曰謝傑為高州刺史境多虎夜入郭中為暴傑謁城隍廟舉酒祝神曰願虎只食刺史

無傷愚民因獨宿殿庭中是夜忽有物咆哮其聲如雷遲明視之數虎悉斃　太平御覽曰趙郡王叡除北朔州刺史內防外禦備有條法有無水之處禱而掘井泉源湧出至今號曰趙郡王泉

陸馥十善　又曰陸馥為相州刺史為政清平州中有德宿老名望素重者以友禮侍之詢以政事如此者十人號曰十善

蕭恪四客　又曰梁蕭恪為雍州刺史賓客有江仲舉蔡遠王臺卿庾仲容四人俱被接遇並有蓄積故與鄧歌之云江千萬蔡五百王新車庾大宅及恪還梁武問之恪甚慙恧

食三斗蒜　又曰楊德幹歷澤脊汴相四州刺史治有威名郡人為之語曰寧食三斗蒜不逢楊德幹

夢三口刀　天中記曰王濬常夢得三口刀人以禾益之手持不得以問郡丞等莫能知劉毅對曰三刀者州字而益之禾持不得禾傍夫者扶字明府扶當至益州濬笑曰如卿言當相以為秀才

曲宴賦詩

登樓談詠

太平御覽曰南安王禎出為相州刺史高祖餞之於林郁亭詔曰今日之集雖曰分岐實為曲宴並可賦詩申意射者可以觀德不能賦者可聽射也當使武士彎弓文士下筆 合璧事類曰晉庾亮鎮武昌諸佐史殷浩等乘月登南樓俄而亮至便據胡床與浩等談詠

封金送上

運米自給

太平御覽曰王思政還荆州刺史州城多壞政命藺小歡督工治之掘得黄金三十斤夜中密送之思政召佐史以金示之曰人臣不宜有私悉封金送上太祖嘉之賜錢二十萬 又曰泉企為東雍州刺史纖毫不擾於民在州五年每於鄉里運米以自給

令還公笏

不付卿節

又曰張威以罪免後從上祠泰山至洛陽上謂威曰自倚公以重鎮何乃惟利是視孤負朕心因問威曰公所執笏今安在威曰謹藏於家上曰可持來威奉笏以見上曰雖違法度功利實多朕不忘之今還公笏於是復

拜洛州刺史　又曰石苞為徐州刺史東關之敗苞獨全軍而退帝指所持節謂苞曰恨不以此付卿

甘露降庭　嘉禾出境　又曰隋令狐熙拜滄州刺史在職數年風教大洽上幸洛陽熙來朝吏民恐其遷易悲泣於道及熙復還百姓出境迎謁歡呼盈路在州獲白烏白麞嘉禾甘露降於庭前柳樹　又曰隋梁光彥為岐州刺史甚有惠政嘉禾連出於州境上悅其能賜粟五百斛帛三百段御織一枚

給居義舍　募墾公田　山堂肆考曰唐袁滋為華州刺史政清簡流民至者給地居之名曰義舍　又曰唐徐申遷韶州刺史按公田之廢者募人耕墾以所收之半畀之歲入凡三萬斛

呼戴帽餳　謂隨使户　天中記曰梁光彥初為岐州刺史甚有惠政轉相州鄴都人多變詐稱其不能理政坐免復拜趙州刺史光彥言於上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為戴帽餳請復為相州改弦

易調庶有以變其風俗上從之後為相州刺史光彥下車發摘奸隱有若神明狡猾莫不潛竄於是合境大駭　又曰吳越保鎮永嘉百姓悅慕及移姑蘇温人有攜家屬以從者謂之隨使户

原賈充假羽葆　杜預給追鋒　晉起居注曰賈充為使持節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侍中車騎將軍如故假羽葆鼓吹給第一駙馬一匹追鋒車一乘卧乘車一乘　王隱晉書曰杜預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給追鋒車第二駙馬御府人馬錢三十萬

增奪腴田給貧單　延文學設餅果　合璧事類曰長孫順德為澤州刺史素佚放至是折節為政以嚴明稱先是守長多通饋餉順德繩摘無所容遂為良吏前刺史占部口腴田十頃奪以給貧單　太平御覽曰蔡王智積為同州刺史在州未嘗嬉戲端然讀書門無私謁有公孫尚儀揚君英蕭德言並有文學時延於座所設惟餅果酒纔三酌

其簡靜如此

刺史四

原岳牧 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 **諸侯** 白帖曰刺史古諸侯也

列岳 **刺郡** **隼旗** **熊軾** **彤襜** 俱出白帖

朱幡 漢書曰二千石車朱兩幡 **千里** **百城** 俱出白帖 **樂職** 白帖曰王襃為益州刺史作中和樂職之詩

置兵 又曰魏司馬朗請州郡宜置兵外備四夷內威不軌 **髙車蓋** 又曰黃霸為揚州刺史三歲治有績宣帝下詔賜車蓋特髙一尺以彰有德

霽威嚴 又曰魏相為揚州案法郡國守相多貶黜邴吉與書曰朝廷知弱翁公行方直願少藏器於身相善其言為霽

威嚴

九州之長 曲禮曰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鄭註云每一州之中天子選侯之賢者為之牧

十有三牧 漢官解詁曰京畿十有三牧分土食焉

銅印墨綬 詳通典

銀印青綬 漢書百官公卿表曰綏和元年改刺史為牧銀印青綬

位居牧伯 又曰令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統

位下大夫 漢書朱博傳曰哀帝初何武為大司空與丞相翟方進共奏言古選諸侯賢者以為州伯今部刺史選第大吏所薦位高至九卿所惡立退任重職大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臣請罷刺史更制州牧以應古制

分刺諸州 後漢書百官志曰秦有監察御史監諸郡漢興省之但遣丞相史分刺諸州無常官

分部督察 漢官解詁曰京畿十有三牧分部馳行郡國督察在位錄囚徒考功實

刺舉州事

應劭漢官儀曰監司三代曰伯漢興海内未定令剌史舉州事

盡部州境山謙之丹陽記曰漢承秦罷侯置守至武帝元封五年始置剌史盡部州境

天子所使黄泰交州記曰剌者言其剌舉不法史者使也言為天子之所使也

奉詔條察漢書百官公卿表曰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剌史掌奉詔條察

乘驛奏事應劭漢官儀曰漢武元封四年始遣部剌史十三人乘驛奏事

三年奏事王隱晉書曰太康三年罷剌史將軍官剌史依漢制三年一入奏事

懐以道德又曰阮瞻遷平南將軍江州剌史懐撫以道德

示以恩信晉書曰唐彬持節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丸校尉右將軍彬既至鎮訓卒利兵廣農重稼震威耀武宣諭國命示以恩信

奬勵風俗晉中興書太原温録云温嶠字太真代應詹為江州剌史持節都督平南將軍鎮武昌達於治道軍

人稱頌槩勵風俗

清淨化人 魏書曰劉震為兖州刺史清淨儉約以禮化人

將士咸服 魏志曰田豫領并州刺史清約儉素所賜皆散之將士人咸服之

盜賊自止 漢書曰張敞為冀州刺史居部歲餘盜賊自止

計日受俸 謝承後漢書曰揚秉為豫荆徐兖四州刺史遷任城相自為刺史二千石計日受俸餘祿不入私門家至貧窶并日而食

十日一炊 又曰左雄為冀州刺史不舉煙火長食乾飯十日一炊

不畏彊禦 又曰陳朔遷揚州刺史貶黜姦惡不畏彊禦

不事上司 魏志曰崔林為幽州刺史在官不事上司左遷河閒刺史

王遜後濁 晉中興書曰王遜為廣州刺史民人謂者多使作金刺通名妻詰之曰何先清而後濁也

車永貪濁 又曰車永為廣州刺史居官貪濁

神馬白烏 白帖曰王阜為幽州刺史

有神馬白烏見

察過詔條　又曰丞相司直郭欽奏豫州鮑宣煩苛代二十石置吏察過詔條註云所察出六條之外

行去法駕　又曰郭欽又奏鮑宣行去法駕駕三馬宿鄉亭為衆所非

見碑墮淚　又曰羊祜字叔子為荆州刺史常登峴山及薨立碑峴山百姓見其碑莫不悲感號為墮淚碑

詣闕乞留　又曰种暠字景伯為梁州刺史民詣闕乞留一年還漢陽守桑翟男女送到漢陽界暠與相辭十里不得乘車

增為朕卧治　事文類聚曰王及善擢魏州刺史武后勞曰公雖病可與妻子行日三十里為朕卧治

屈公卧治　太平御覽曰楊常希有足疾上謂之曰蒲州出美酒足堪養病屈公卧治之於是拜蒲州刺史

推心委公　又曰史寧為凉州刺史遣使請事太祖即以所服冠履衣被及弓箭等賜寧謂其使人曰為我謝凉州孤解衣以衣公推心以委公公其

善始全終無損功名也

推誠御下 又曰劉弘為荆州刺史推誠御下勵以公義每有徵發手書郡國叮嚀款密莫不感悅曰得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

不畏豪强 山堂肆考曰東漢青州刺史王龔不畏豪强按劾貪猾二千石十餘人郡邑守令聞風震慄

不受請託 又曰東漢左雄為冀州刺史性清嚴不受人請託奏按二千石貪猾無所回忌

立碑市旁 又曰唐賈敦頤遷洛州刺史豪右多占田敦頤舉沒官者以賦貧民百姓為立碑大市旁稱頌美政

立碑流所 又曰唐狄仁傑為寧州刺史郡人立碑頌德遷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餘三千人皆論死仁傑密疏請宥詔免死戍邊道出寧州父老問曰狄使君活汝耶因相與泣碑下至流所亦為立碑

呼為慈父 又曰唐李桐客貞觀初為通州刺史治尚清平民呼為慈父

呼為慈母 又曰隋辛公義為岷

州刺史土俗一人有病合門避之公義輿有病者置巳廳事迎醫療之諸病家子孫皆慙謝合境之内呼為慈母

為國竭命 又曰宗慈為豫州刺史吳喜為典藏每多違執慈大怒曰慈年將六十為國竭命正得一州如斗大不能復與典籤共臨之喜稽顙乃止

事國竭誠 又曰源賀為冀州刺史人告賀謀反魏主曰賀竭誠事國朕為卿等保之訊驗果誣乃誅告者

不取美銀 又曰唐王疑為商州刺史州有治賦美銀疑一無所取

不受美玉 又曰魏崔挺為光州刺史有掖縣老人自言嘗使林邑得美玉藏之海島垂六十年今逢明政願奉之挺不受

芝生州署 事文類聚曰韓思復遷滁州刺史有黃芝五生州署民為刻石頌其祥

柜生州境 又曰馬燧徙懷州時大旱田苐不及耕有柜生於境内人賴以濟

蝗不至境 又曰王方翼遷肅州刺史州無隍塹寇易

以攻乃發卒建樓堞烽火精明儀鳳間河西蝗獨不至方翼境

虎不為暴 又曰李紳遷滁壽二州刺史霍山多虎擷茶者病之治機穽不能止紳至盡去之虎不為暴

科定其資 又曰張九齡言古者刺史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宜科定其資凡不歷郡督刺史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

事澄其源 又曰陸象先徙蒲州刺史嘗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為煩耳第澄其源何憂不簡所至吏民皆懷之

號薛公渠 太平御覽曰薛胄為兖州刺史城東有沂泗二水合而南流胄積石堰之陂澤盡為良田百姓賴之號為薛公豐兖渠

名崔公橋 又曰崔亮為雍州刺史城北渭水淺不通船行人艱阻亮欲造浮梁而慮長柱不可得會天大雨山水暴至浮出長木數百根藉此為用橋遂成立至今猶名崔公橋

高肇清能 合璧事類曰高肇所蒞五州皆以清能著稱當時號良刺

史

徐邈清白 又曰徐邈為凉州刺史皎然清白

得江表心 太平御覽曰晉華軼為江州刺史得江表之歡心流亡之士赴之如歸時天下多事軼每遣貢獻入洛不失臣節

得西州心 合璧事類曰郭孝恪拜安西都護西州刺史其地高昌舊都流徙罪人與鎮兵雜限以沙磧隔絶中國孝恪推誠撫御盡得其歡心

照天蠟燭 天中記曰田元均治成都人有訴訟其懦不能仲者必委曲問之蜀人謂之照天蠟燭

皮裏陽秋 太平御覽曰褚裒字季野弱冠桓彝見而目之曰褚季野有皮裏陽秋後除江州刺史蒞政貞素常使私僮樵採

中興第一 又曰晉桓伊有武幹又善音律為中興第一遷江州刺史

方伯最少 又曰荀羡為徐州刺史時年二十中興方伯未有如羡少者

並賜竹屏 又曰賀祥為荆州刺史祥有惠政梁岳陽王詧贈以竹屏

風祥取付所司太祖聞之命以賜祥

咸慕側帽 又曰獨孤信為秦州刺史常因獵日暮馳入城其帽微側詰旦而更人有戴帽者咸慕信而側帽焉

原為十三州最 謝承後漢書曰賞琮為交趾刺史在仕三年為十三州最

治為天下最 魏志曰梁習字子虞為并州刺史政治常為天下最太和三年徵拜大司農習在州二十餘年而居處貧窮無方而珍物明帝異之禮賜甚厚

增

賜錢米絹布 太平御覽曰呂岱為交州刺史歷年不餉家妻子飢乏孫權聞之歎息以讓羣臣曰呂岱出身萬里為國勤事家內困而孤不早知股肱耳目其責安在於是加賜錢米絹布歲有常限

賜

驊騮帛穀 又曰韋珍遷郢州刺史在州有聲績朝廷嘉之遷龍驤將軍賜驊騮二匹帛五十匹穀三百斛珍乃召集州內孤貧者謂曰天子以我能綏撫卿等故賜以穀帛吾何敢獨當遂以所賜悉分與之

在此州飲水 又曰竇熾為原州刺史甚有政績州城北有泉水常與僚吏宴於泉側因酌水飲曰吾在此州惟當飲水而已 勑相州習法 又曰令狐熙為汴州刺史令行禁止稱為良牧上謂侍臣曰鄴都天下難理處也勑相州刺史豆盧通令習熙之法其年來朝考績為天下最賜帛三百匹頒告天下 當以卿應之 又曰韓麒麟除齊州刺史寡於刑罰從事劉普慶說曰明公仗節方夏而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麒麟曰刑罰所以止惡蓋不得已而用之令民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須斬戮以立威名當以卿應之普慶慚懼而去 當以汝為始 事文類聚曰陸象先累從蒲州刺史兼河東察訪使小吏有罪誡遣之大吏白爭以為可杖象先曰人情大抵不相遠謂彼不曉吾之言耶必欲責者當以汝為始大吏慚而退 原李肅朝廷聞之 謝承後漢書曰李肅為青州刺史奉法督察朝

廷聞之以能治劇

王基南方稱之 魏志曰王基為荆州刺史明制度整軍農兼脩學校南方稱之

劉馥可任江南 又劉馥傳云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表為揚州刺史

賈充綏靖西夏 晉起居注曰太始七年詔賈充碩量可使持節都督秦涼諸軍事綏靖西夏

巴秖不迎妻子 謝承後漢書曰巴秖為揚州刺史在任不迎妻子俸禄不餘

呂岱不餉妻子 吳志曰呂岱字定公為交州刺史歷年不餉家妻子飢乏孫權聞之歎息徵為尚書

脩鹽池家家豐足 晉中興書曰溉田官徐邈為涼州刺史使持節領護羌校尉河右少雨常苦乏穀邈脩武威酒泉鹽池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通供中國之費

治芍陂官民有畜 魏志曰劉馥為揚州刺史流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於是聚諸生立學

校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茹陂七門吳塘諸堨以溉稻田官民有畜

州界寧肅百姓稱之

魏書曰司馬朗字伯達遷兖州刺史州界寧肅百姓稱之雖在軍旅常惡衣惡食以儉率下

恩化大行百姓樂政

謝承後漢書曰謝夷吾字堯卿遷荆州刺史行部始到南陽縣遇孝章皇帝巡狩駕幸魯陽有詔勑荆州刺史入傳錄見囚徒朕將覽馬上臨西廂南面夷吾處東廂分帷隔中央　吾所決正一縣三百餘事悉與上合上歎息曰諸州刺史盡如此者朕不憂天下常以勵羣臣是時恩化大行百姓樂政

得人民心復留一年

續漢書曰种暠為梁州刺史甚得百姓歡心被徵當遷吏人詣闕上書請留之太后歎曰未聞刺史得人民心乃許之暠復留一年

惠愛在人留十八年

華陽國志曰嚴遵為益州刺史有惠愛每當遷官吏人塞路攀轅詔遂留之居官十八年

益州險遠以親鎮之晉起居注曰太始元年詔曰益州險遠王教難洽宜以重將親鎮撫之以中郎將下邳王晃爲之　湘州險固以叔父居之晉中興書曰譙閔王承字士敬爲湘州刺史中宗謂承曰湘州南楚險固在上流之要控三州之會是用武之國也令以叔父居之

當共理之朝　任分憂之寄　建唐虞之官宜崇九牧播龔黃之政必務六條

刺史五

原詩梁元帝後臨荆州詩曰擁旄去京縣褰帷辭未央弱冠從王役從容遊豈張不學胡威絹寧掛裴潛床所

冀方留犢行當息飲羊戲蝶時飄粉風花乍落香高欄來蕙氣疎簾度晩光綺錢臨仄宇阿閣繞長廊　又示民吏詩曰閭里尚撝謙瀨一作厲鄉裁知足洛余再分陜少思宜寡欲霞出浦流紅苔生岸泉緑方令江漢士變為鄒魯俗　又別荊州吏民詩曰玉節居分陜金貂總上流麾軍時舉扇作賦且登樓年光徧原隰春色滿汀洲日華三翼舸風轉七星斿向解青絲纜將移丹桂舟

劉孝綽和湘東王理訟詩曰馮翊亂京兆廣漢欲兼

治豈若兼邦牧朱輪褰素帷淮海封畿地雜俗良在茲
禁姦擿銖兩馭黠震豺狸　增唐王維送梓州李使君
詩曰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
泉漢女輸橦布巴人訟芋田文翁翻教授不敢倚先賢
韓翃送郢州郎使君詩曰千人插羽迎知是范宣城
暮雪楚山冷春江漢水清紅鮮供客飯翠竹引舟行一
別何時見相思芳草生　劉長卿餘干夜宴奉餞前蘇
州韋使君詩曰復拜東陽郡遥馳北闕心行春五馬急

向夜一猿深山過康郎近星看婺女臨幸容棲托分猶戀舊棠陰　又送柳使君赴袁州詩曰宜陽出守新恩至京口因家始願違五柳閑門高士去三苗按節遠人歸月明江路闇猿斷花暗山城見吏稀惟有郡齋窗裏岫朝朝空對謝元暉　韓翃寄徐州鄭使君詩曰江城五馬楚雲邊不羨雍容畫省年才子舊稱何水部使君還繼謝臨川射堂草遍收殘雨官路人稀對夕天雖臥郡齋千里隔與君同見月初圓　張籍送汀州元使君

詩曰曾成趙北歸朝計因拜王門最好官為郡暫辭雙
鳳闕全家遠過九龍灘山鄉祇有輸蕉户水鎮應多養
鴨欄地僻尋常来客少刺桐花發共誰看　又寄蘇州
白二十三使君詩曰三朝出入紫微臣頭白金章未去
身登第早年同座主題詩今日異州人閶門柳色煙中
遠茂苑鶯聲雨後新此處吟詩向山寺知君忘却曲江
春　宋林逋淮甸城居寄任刺史詩曰擾擾非我事深
居斷俗情石莎無雨瘦秋竹共蟬清𥫗在慵閑拂詩難

憶細評寥然獨楮枕淮月上山城

增制唐元稹授韓察等明通沔三州刺史制曰朕子育兆人凛乎懼一物之不至將我德澤流布於遠邇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具官韓察等久於吏職皆著能名或常奉詔條風聲尚在或歷居郊甸惠養有方命汝臨人勿違其俗夫明近於海懦則姦生通邇於巴急則吏援沔當津會滯則人怨推是三者引而伸之然後可以分吾憂矣爾其勉之　白居易除郎官分牧諸州制曰漢宣

帝曰與我共理者其惟良二千石乎誠哉是言也朕每三復安得循理副吾此心今之臺郎一時妙選嘗經任歷率有才用雖典曹庇事其務非輕而卹隱分憂所寄尤重是用竝命分牧吾人歲時之間期於報政朕高懸爵賞佇期酬効咨爾夙夜其念之哉無俾龔黃專美前代　杜牧授竇宏餘加官依前台州刺史蘇莊除鄧州刺史等制曰具官竇宏餘蘇莊等南郡盜作而蕭育拜河南政美而寇恂留為人擇官因撫重之考於兩漢行

古道也宏餘廡使上言父老有請其為政也長育多方惠訓不倦凡設教令皆有科旨莊任南康悉心為理謹身律下節用愛人南陽古都近者小擾臨海越俗尤惜良吏就加起拜各叶所宜仕至二千石可庇人矣無異文律不自貴重副疲羸之望者須念終始坐狂愚之罪者勿論深汚各膺寵禄無忝分寄

原碑後漢蔡邕荆州刺史庾侯碑曰君資天地之正氣含太極之純精明潔鮮於白珪貞操厲乎寒松視鑒出

於自然英風發乎天骨事親以孝則行侔於曾閔結交以信則契明於黄石温温然弘裕虛引落落然高風起世信荆山之良寶靈川之明珠也爰在弱冠英風固以揚於四海矣拜為荆州刺史仗冲静以臨民施仁義以接物恩惠著於萬里誠信暢於殊俗由是撫亂以治綏擾以静帝嘉其功錫以車服方將掃除寇逆清一宇宙廓天步之艱難寧陵夷之屯否　晉潘岳荆州刺史東武戴侯楊使君碑曰君誕保靈和繼期載德宣哲清朗

直道髙尚若乃嘉號推賢博愛濟衆鄉黨服其義而縉紳慕其風於時文后歴數在躬相國幕府實允華夏九德咸事俊乂在官成君名器納宇參軍宏略被於南國美化行乎江漢西陵之役懸軍深入親薄寇壘躬行天誅旣而救兵不進糧盡道窮因乃憮然廻慮殿其衆而返雖為法受黜勲庸未崇而天下伏其勇世主思其忠

潘尼益州刺史楊恭侯碑曰君毓乾靈之醇德挺一世之殊量稟天然不渝之操體蘭石芳堅之質夫其器

膺弘濟智能周達窮不怨否顯不矜泰履行則為模楷吐言則成隱括德實充於内而光華發乎外也君發迹州國委質明主自景皇帝攝政文皇帝繼業值天下多虞疆埸未静以君先帝所拔懷寶後時而深達遠識有經國之量故為腹心謀臣而監度政事焉君出則簡練熊羆職司是圖入則從容諷議盡規帷幄其所以進可替否决疑定策者皆言效於既往而事簡於帝心君再臨司官三撫名郡方將宣文德以来遠建武功於所牧

銘曰天生蒸民有類有則誕育恭表應期秀特文兼六行武備七德忠肅弘毅柔嘉温克機事無瑕臨疑不惑我謀既精我化既清澤流河朔勲著王庭西南未夷俟其是寧上天不惠早世潛靈　北齊邢子才冀州刺史封隆之碑曰公世載儒雅之風家傳鐘鼎之業出三代而克阜歷兩都而轉盛五世祖游游子孚恥斯烏獸狹此丘壑濡足焚首念在一匡委質中山並充豖闕故已援墜拯溺大庇生民祖定功業建旃懷藩揚旌冀部耳

目相接歌詠獨存父司空孝宣公稟潤玉府承華桂薄
望振鷺而齊舉軼歸鴻而並運以茲一德光事三主七
登九伯之重再處八元之任必有餘慶事屬才子奠之
與京理歸世祿非因原隰之氣詎待河嶽之靈發純粹
而成址稟中和而樹質神體秀異志識閑爽幼體成人
弱不好弄同鳳凰之五色非豫章之七年太昌初平洛
除侍中驃騎大將軍容勿樞功逶迤衮職貂蟬承弁華
藻披衣鳴雙璜於峻陛驅六轡於廣路升華輦以郊一

人踐泰階而平天下　周王褒故陜州刺史馮章碑曰其先陶唐氏之苗裔堯少子生而手有馮字因以為氏俾侯於魯義等房心之地余與之廣事符河汾之邑使君稟靈河嶽比德璁珩閨門和美譽聖開宗握文命氏濁水北流秦關東徙巖險襟帶山河枕倚陸離組甲從容青紫　庾信少保幽州刺史豆盧府君碑曰本姓慕容燕文明帝皝之後也其先保姓受氏初存柳城之功開國承家始靜遼陽之亂尚書府君改姓豆盧萇仕於魏

公資忠履孝蘊義懷仁直幹百尋澄波千頃留心職任愛翫圖籍官曹案牘未嘗煩擁戎馬交馳不妨餘裕兄弟公侯國朝親戚宜春有湯沐之盛濯龍無流水之譏

渭南千畝之竹尚懼盈滿池陽三頃之田常思止足銘

曰朝鮮稱國孤竹為君地稱髙柳山名密雲遼陽趙裂武遂秦分寳珪世胄雕戈舊勲名稱實賔言謂身文朝傾地鎮夜落台星石壇承祀豐碑頌靈渭城髙柏昌陵下亭須知地市為讀山銘

原墓誌梁王僧孺豫州墓誌曰自姬發糸因魏傳緒留路在趙名賢世襲相秦將漢英雄係踵忘寵辱無慍喜靡矜夸愼嗜欲其行軍用武勲合竒正乃治邉御衆威裕兼行常凛凛然以中原為己任或欲十萬而横行乍思五千而深入剋反舊京飲馬函渭然後髙卧閑帷晤言空谷思魯連之辭賞慕田疇之髙蹈而火傳川逝長塗已迫雖景鐘良史有功必書刻板鏤石宜兼不朽銘曰髙勲藹藹長旌髙斾入作爪牙出司襟帶民謡不息

王言有會功為上等政稱九最日隆寵秩方登遠大羲
轡難留濛水易收祕丘元戸杳杳悠悠　陳徐陵裴使
君墓誌銘曰君五音之候兼其方收八陣之圖窮其巧
變用能戰必勝攻必取督稱無難兵號解煩朝飛火箭
夜聳雲梯燧象從奔聯狼巳合於是嚴顏不橈極咍諸
戎龎德髙聲肆言羣逆胡爂總至猶持子路之纓鋒刃
相交終𢰅温生之節每以財輕箄籜義重嵩衡割宅字
貧友之孤開門延故人之殯篤好朋遊居常滿席每至

鮮雲鵠鵠披王安之衣明月團團似班姬之扇日帶花
以如笑風鳴條而若歌傍列絲桐對揚文酒一石之後
逾能斷獄五斗之量猶未解酲嗟乎潘岳之詩致哀周
容莊公之誄用愍相遺　江總廣州刺史歐陽頠墓誌
曰公家習尚書少府儒高於漢册世居渤海太守文重
乎晉原中原喪亂避地南徙公孝敬純深友悌敦睦家
積遺財並讓諸季兼賙同壤公含章内映遠識沈通窒
嗜欲謹言行資貞幹事庶隅梁室不造凶羯憑陵公被

銳孰兇有志匡復梁孝元帝授散騎常侍東衡州刺史始興縣侯而犬戎弑逆宗社播遷陳纂揖讓攸歸髙祖恩加惟舊横使持節都督南衡二十二州諸軍事廣州刺史進為開府儀同三司山陽郡公進號征南將軍加鼔吹一部巫山遠曲喧騎吹於日南芳樹清音肅軍容於海截追贈車騎將軍司空公涉獵六經優游百氏寛徭省賦化百越之歸心撫寒投膠感三軍之死力在室如賓寧慚屋漏不貪為寶每畏人知敘青無兼兩之疑

薏苡豈懐珠之謗如羊如粟不改夷齊之心遺慶流風方留豹産之徳

原表魏武帝領兖州牧表曰入司兵校出總符任臣以累葉受恩膺荷洪施不敢顧命是以將戈帥甲順天行誅雖戮夷覆亡不暇臣愧以興隆之秩功無所執以偽假實條不勝華寵感譏誚益以維谷　梁簡文帝為武陵王讓揚州表曰臣延首青宴傾心紫府言非東里誠譬北辰而滔滔雲漢不被霈然之澤欝欝仙居方隅下

臣之奏周任量力固請所陳明主理奪伏冀照許臣聞
繫風捕影涉求之路靡階玉馬金舟過遠之資無託
南康王會理讓湘州表曰絲言自天而忽委玉刻披雲
而下墜浮舟千仞呂梁之惕已深總轡萬尋懸車之懼
非淺　劉孝儀為安成王讓江州表曰臣聞失晨之雞
雖不忘於攺旦敗駕之馬終取忸於銜鑣臣昔牧淮岱
皇風咫尺一變至道易以為政而亂政莫理美錦徒傷
豈可復宣六條闢化千里　又曰臣聞六轡沃若不策

元黄之馬九成輪奐無求擁腫之材何則跳蹋之路已窮梁棟之用斯闕　南平王讓徐州表曰竊以淮岱務殷事乖坐嘯枌楡望重非可卧治臣緜頓枕席動移旬晦恒恐尺波易流寸陰難保寧可復冒此寵膺兹恩榮

臨川王解揚州表曰臣自馳傳斗牛作牧淮海政刑兩空璿璣六運既昧弛張之要猶慚大小之獄故以結泳濡翼取愧能官每一進思無忘退食誠俛恩私可憑而彛倫難紊敢恃慈弘冒披心款乞解州任少弭素餐

又為鄱陽嗣王初讓雍州表曰臣大邦維屏旣慚宗子之詩思樂泮宮有缺僖公之頌特以周閑元伯錫壤參墟漢啟三陲分珪舊楚身私家慶總集微躬擁部襟帶跨制數州西距嶢關南踰鄧塞雖復呼韓来朝藁街納質二國尋戈四郊無警猶如王戎雅識羊祜尚義臣求諸已無或宴安進思盡忠幾乎私竭

李揚州舅讓表曰人心彼此盡為敵國金柝夜警和門晝閉加以淮水淼漫危同三版懐山之勢已成為魚之期可見若使

身死可以益國城沒足用報恩雖葵魚鼈其甘如薺政以朽耄無庸必負恩寄恥辱之甚非止老臣

原啟梁陸倕謝勅使行江州事啟曰封畛遐曠壓井奥實陸海神皐偏屬茲境兼以茂親明德維翰作鎮宣述條教光贊聖猷自非問望兼弘寧可擢膺嘉舉

原教齊謝朓為録公拜揚州恩教曰昔召南分陝流甘棠之德平陽好道深獄市之寄吾忝屬負荷任總侯伯受餞元戎作牧中甸此地五都雜會四方是則而向隅

之矜斯積納隍之歎猶縈輿念下車無忘待旦有齊禮導德致之仁壽弘漏網之寛申在宥之澤　梁簡文帝罷雍州恩教曰折以片言事闕往聖寄之勿擾傳彼昔賢故刻木不對畫獄無入吾自之雍矜懐圄犴幸得天無虐旱地歌怪蟲令軸車行塗舟艎且戒植柳官渡尚或依然寄飯曹僖猶思恩宥況義化君民節離寒暑憫玆岐路宜留恵澤　臨雍州原減民間貲教曰誠欲投軀決堤曝身求雨九伐方弘三驅未息役釁之憂兵家

斯急師興之費日用彌廣令春流既長艫舳爭前轉漕
相追饋糧不闕義存矜急無俟多費　臨雍州革貪惰
教曰壯夫疲於擐甲匹婦勞於轉輸藜藿難充轉死溝
壑春蠶不暖寒肌冬收不周夏飽胡寧斯忍復加裒削
傷盜抵罪遂為十一之資金作贖刑翻成潤屋之產
增記唐元結道州刺史廳壁記曰天下太平方千里之
内生植齒類刺史能存亾休戚之天下兵興方千里之
内能保黎庶能攘患難在刺史耳凡刺史若無文武才

略若不清廉肅下若不明恵公直則一州生類皆受其害於戲自至此州見井邑丘墟生人幾盡試問其故不覺涕下前輩刺史或有貪猥昏弱不分是非但以衣服飲食為事數年之間蒼生蒙以私欲侵奪兼之公家驅迫非奸惡强富殆無存者問之耆老前後刺史能卹養貧弱專守法令有徐公履道李公廙而已故為此記與刺史作戒自置州以來諸公改授遷黜年月則舊記存焉　李華杭州刺史廳壁記曰天寶中朝廷以尚書郎

人物之髙選二千石元元之性命始以省郎臨大部若密邇京師或控壓衝會萬商所聚百貨所殖將擇長吏重難之杭州東南名郡咽喉吳越勢雄江海監莅者多當時名公宋丞相劉僕射崔尚書訏謨大政其間劉尚書裴給事之盛德遠業左丞蘇吏部之公望遺愛在人韋太原崔河南劉右丞侯中丞節制方隅有事已來承制權假則相國元公旬朔之間生人受賜由是望甲餘州名士良將遞臨此部況郊海門地浙江三山動揺於

掌端靈濤歕激於城下水牽卉服陸抗山㠑駢檣二十里開肆三萬室近歲炎沴繁興冦盜連起百戰之後城池獨存乳哺疲人分命賢哲詔以兵部郎中范陽盧公㓜平為之公體仁而清直方簡亮文以輔德武以靜人澄曠有清江之姿岪峩有秋山之狀麾幢戾止未逾三月降者陳忠義歸者喜生育旌次讓利棘門無聲人咸曰休哉以卿佐之才導王澤敷德政吾見其為公為侯福履宜之未見其極也

增孝唐韓愈贈崔復州序曰有地數百里趍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其禄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茍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恒而民産無恒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縣

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愈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為也崔君為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為者將在於此乎愈甞辱于公之知而舊游於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書

州佐總載

原杜氏通典曰州之佐吏漢有别駕治中主簿功曹書佐簿曹簿曹從事史主錢穀簿書兵曹兵曹從事史有軍事則置之以主兵馬部郡國

從事史典郡書佐等官又有孝經師主監試經月令師主時節祠祀律令師主平法律皆州自辟除為百石又後漢書或云秩六百石職與司隷官屬同惟無都官從事漢魏之制復增祭酒文學從事員晉又有武猛從事員其州邊遠有山險寇賊者置弓馬從事五十人歷代職員互相因襲雖小有更易而大抵不異自魏晉以後刺史多帶將軍開府則州與府各置僚屬州官理民別駕治中以下是府官理戎長史司馬等官是後魏舊以州牧親人班九條之制使前牧選吏以待後人獻文帝革制刺史守宰到官之日

仰自舉擇以為選官若簡任失所以罔上論自孝明孝昌以後四方多難刺史太守皆為當部都督雖無兵事皆立僚佐頗為煩擾高隆之乃表請自非邉要見有兵馬者悉皆斷之　北齊上上州刺史屬官佐吏合三百九十三人以下州遞減十人其州郡佐吏皆州府辟除及後主失政賜諸佞幸賣官分州郡下逮鄉官多降中旨故有勑用州主簿郡功曹者　後周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州吏并牧守自置至隋以州為郡無復軍府則

州府之吏變為郡官矣

別駕一

原杜氏通典曰別駕從事史一人從刺史行部別乘傳車故謂之別駕漢制也歷代皆有梁時別駕官品揚州視黄門郎南徐州視散騎常侍隋及唐並為郡官說在郡佐後

別駕二

原持版 贈刀白帖刺史六條曰州別駕治中部見刺史持版拜刺史答拜 又曰吕虔為刺史有佩刀相者以為三公服虔乃贈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有害以卿有公輔之量故相與之 同

從事秩　居刺史半　應劭漢官儀曰別駕秩百石同諸郡從事　庾亮集答郭豫書曰別駕舊與刺史別乘同流宣王化於萬里者其任居刺史之半安可任非其人

周景題輿　鄧盛馳傳　謝承後漢書曰周景為豫州刺史辟陳蕃為別駕不就景題別駕輿曰陳仲舉座也不復更辟蕃惶懼起視職　北堂書鈔王允別傳云本郡民有路仁者少無名行太守王琳召補吏允犯顏直諫琳怒收允欲殺之刺史鄧盛聞而馳傳補為別駕從事

當展驥足　顯化鷹揚　蜀志曰龐統字士元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　北堂書鈔管寧讓別駕表云州民管寧誕燕雀之賤棲朝桐之華夫別駕者明使君之羽翼顯化之鷹揚宜授英儒非誕闇昧所得

腹心之任　股肱之忠　先賢行狀曰袁紹領冀州牧以審配為別私者

駕委以腹心之任并總幕府　王隱晉書曰王祥字休徵琅邪人也本州呂虔檄為别駕以股肱之忠糾合義衆州境獲寧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别駕之功

唐彬正色　長文佯狂

孫盛晉陽秋曰王沈檄唐彬為治中别駕忠肅公亮匡救違闕盡規誨以納善不顯諫以自彰當朝正色焉　王隱晉書曰王長文廣漢郪人也益州五辟公府再拜皆不就又送别駕傳辟之長文佯狂不詣州縣改服逃亡

齊傳假董正　畢辭請鄧粲

廣州先賢傳云董正字伯和南海人也時州治蒼梧郡張使君舉正三辟不就後更辟書正難重違州意從詣州使君聞已在途命書佐齎别駕從事假正正慚俯就復上傳送本郡　晉書曰鄧粲少以高潔著名與南陽劉驎之南郡劉尚公同志友善並不應州郡辟命荆州刺史桓冲畢辭厚禮請粲為别駕粲嘉其好賢乃起應召

貳職四岳

佐理六條　佐股肱之郡　屈公輔之才　當共理之才　居半刺之任　貳龔黄之政　播海沂之謡

縣屈良才時善麗統　邦稱孔亮人詠王祥

別駕三

原緹油屏泥　漢書循吏傳曰黄霸為揚州刺史三歲宣帝賜車蓋特髙一尺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

屏星曲翳　豫章列士傳曰孔恂字巨卿為別駕從事車前後舊有屏星如刺史車曲翳儀式刺史因怒欲去別駕車屏星恂曰使君毁國舊制別駕可去屏星不可省乃投傳去刺史追謝之乃止

以儉厲俗　謝承後漢書巴祇傳云祇為別駕體素清白以儉厲俗在官不迎妻子俸

祿不餘

以疾辭官　魏志曰兗州刺史令狐愚辟單固為別駕以疾辭官

思得袁琇　北堂書鈔應亨與州將書云誨命欲求別駕思得一人陳國袁琇以其才經治亂也

勸迎天子　又曰袁紹領冀州以田豐為別駕豐勸迎天子紹不納及敗曰吾慚田別駕

太祖改容　魏志曰魏太祖破袁氏冀州辟崔琰為別駕從事謂琰曰昨案戶籍可得二十萬衆故為大州也琰對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親尋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仁聲先路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校計甲兵惟此為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太祖改容謝之於時賓客皆伏失色

溫恢無憂　又曰溫恢為揚州刺史蔣濟為別駕令曰季子為臣吳宜有君今君還州吾無憂矣

善於將命　臧榮緒晉書何攀傳云王濬為益州辟攀為別駕濬謀伐吳遣攀奉表詣臺口陳事機詔再引見乃令張華與

攀籌畫進討之宜濬兼遣攀過羊祜面陳伐吳之策攀善於將命帝嘉之詔攀參濬軍事

宜得其才 北堂書鈔曰王丞相集有教曰護軍長史顧和理識清歛劭令端右宜得其才以為別駕案和總角便有清操族叔榮雅重之曰此吾家麒麟興吾宗者必此子也時宗人球亦有令聞為州別駕榮謂之曰卿速步君孝超卿矣周顗遇之和方擇蝨夷然不動顗入謂導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王導為揚州請為別駕

江統舉賢 江氏家傳曰江統字應元太傅東海王越為兗州牧請君為別駕與君書曰昔王子師作豫州未下車辟荀慈明又辟孔文舉貴州人士有堪此者否君舉高平郗道徵為賢良陳留阮宣子為直言濟北程宏叔為方正皆於時選為允

易雄解位 晉中興書曰易雄字與長舉孝廉為州主簿遷別駕自以寒門不宜久處其位解位後為春陵令

在府稱職 又曰丹陽陶錄云洄字恭渊大

將軍王敦命為參軍轉州别駕在府稱職

所在任職　又曰習鑿齒字彥威荆州刺史桓温辟齒為别駕温出征伐齒或從或守所在任職每處機要莅事有績善尺牘論議温甚器遇之在職十年

在朝誠亮　北堂書鈔王丞相教云治中張遜在朝誠亮可補别駕

協和輔相　魏志王基傳云刺史王陵特表請基為别駕協和輔相

先主辟龐統　蜀志龐統傳云諸葛亮言統於先主先主見與言謂大器之辟為别駕從事

呂範辟陸遜　吴書曰孫權嘉陸遜功德欲殊顯之雖為上將軍列侯猶欲令歷本州舉命乃使揚州牧呂範就辟别駕從事

陳茂諫周敞不宜履險　謝承後漢書曰陳茂有異術交阯刺史吴郡周敞辟為别駕從事敞欲到朱崖儋耳茂諫曰不宜履險敞不聽涉海遇風船欲顛覆茂仗劒呵罵水神方得濟

郭舒諫王澄不可

輕佻晉陽秋郭舒為荆州别駕諫刺史王澄宜撫養文武簡練士卒以備不虞不宜輕佻

治中一

原杜氏通典曰治中從事史一人居中治事主衆曹文書用漢制也歷代皆有蜀龐統以從事守耒陽令不治免官魯肅曰使處治中别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乃以為治中　晉郗鑒為治中　又車武子為桓温治中有會不同温輒云無車公不樂　梁睦襄字師卿為揚州治中襄父終此官乃固辭武帝許聽與府司馬換廨居之　隋為郡官唐改為司馬說在郡佐後

治中二

原大水及期 益部耆舊傳云任文公為治中時旱白刺史云五月一日大水至及期果然

單席於地 又云張彦字伯春為治中刺史每坐高床治中單席於地

職在剌劄 王充論衡自紀篇云王充以元和三年徙家辟詣揚州部丹陽九江廬江後入為治中材小任大職在剌劄筆札之思歷年寢廢

忍非常選 晉書庾冰表云州任實重忍非常選

凌虛歸家 鄧德明南康紀曰盧耽任州為治中有神術能飛每夕輒凌虛歸家曉則還州曾元會曉不及朝則化為白鵠至閤前迴翔欲下威儀以幕擲之得履一隻

奉使稱意 蜀志曰先主數令彭羕宣傳軍事指授諸將奉使稱意識遇日加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拔羕為治中從事羕起徒步一朝處州人之上形色囂然自矜得遇滋甚

三轉至治中 檀道鸞晉記曰習鑿齒字彦威才情秀逸桓溫奇之自州從事

歲中三轉至治中

三十為治中 世說曰習鑿齒吏才不常桓宣武器之未三十用為荆州治中謝牋曰不遇明公荆州老從事耳

陳禪五毒畢加 謝承後漢書曰陳禪為州治中從事時刺史為人苛刻受納贓賄禪當傳拷乃至笞掠無算五毒畢加神意自若辭對無變事遂釋

陰澹割耳訴枉 王隱晉書曰陰澹時弱冠才行忠烈州請為治中從事割耳訴枉

所拔皆為牧守 益部耆舊傳柳琮字伯騫為治中與人交結久而益親其所拔進皆世所稱致位牧守鄉里為之語曰得黃金一筥不如柳伯騫所識

諸事一以諮之 江表傳曰孫權克荆州將吏悉歸附而潘濬獨稱疾權遣人以床就家舉致之濬涕泗交横權親以手巾拭其面即以為治中諸事一以諮之

主簿一　功曹書佐附

原杜氏通典曰主簿一人錄門下衆事省署文書漢制也歷代至隋皆有　功曹書佐一人主選用漢制也其司隸功曹從事史兼錄衆事應劭漢官表曰司隸功曹從事即州治中從事也晉以來改功曹為西曹書佐宋有別駕西曹主吏及選舉即漢之功曹書佐也

主簿二

原畢雲自劾三輔決錄云畢雲為主簿剛直樂善火燒楊園詔推之雲自考劾遂死　郭

舒自繫 晉書曰郭舒始為領軍校尉坐擅放司馬彪繫廷尉世多義之刺史夏侯含辟為西曹轉主簿含坐事舒自繫理含事得釋刺史宗岱即命為治中

諳習主簿 晉陽秋曰習鑿齒為桓温主簿令於蜀致星人既夜問國家祚運脩短荅云世祚方永温不悦明晚送絹一匹錢五千文以與之星人乃馳詣鑿齒曰家在益州令受旨自裁無由致其骸骨緣君仁厚乞為標碣棺木耳鑿齒問其故星人曰賜絹一匹令僕自裁惠錢五千以買棺耳鑿齒曰君幾誤死君嘗聞乎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此以絹戲君以錢供道中資是聽君去耳星人大喜明便詣温别温問去意以鑿齒言荅温笑曰鑿齒憂君誤死君定是誤活徒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諳習主簿

鑿齒親遇隆密 又曰習鑿齒為桓温荊州主簿親遇隆密

景仁撫箏而歌 北堂書鈔曰謝景仁為豫州主簿在桓靈寶門下靈寶聞其善彈箏以箏令其

彈之因歌秋風意氣殊遠靈寶甚重之

主諸簿書晉闗諸事又曰韋昭辯釋名云主簿者主諸簿書簿普也普闗諸事也簿書必有掌者録事總領之耳

毁服為豎親執勞辱臧榮緒晉書曰譙王承為湘令易雄為主簿佐史逃散雄毁服為僮豎從之親執勞辱

從事一典郡書佐 祭酒從事附

原杜氏通典曰部郡從事史每郡國各一人漢制也主督促文書舉非法朱震字伯厚為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贓罪三府諺曰車如雞棲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典郡書佐每郡國各一人漢制也各主一郡文書以郡吏補歳滿一更 祭酒從事史漢魏以

来置宋世分掌諸曹兵賊倉户水鎧之事自江左揚州無祭酒而以主簿治事

從事二

原德行堂堂　辨論洶洶

並部者舊傳曰邢顒為州從事人稱之曰德行堂堂邢子昂顒字子昂　魏志曰嚴包字文通才學最高應州辟衆為之語曰辨論洶洶嚴文通

舉姦摘伏　依法執案

並部者舊傳曰賀太和州辟為從事舉姦摘伏部人無怨　長沙耆舊傳曰虞芝為南陽郡從事太守苟氏親連王室自恃豪援芝依法執案

百僚敬服　萬里肅清

謝承後漢書曰胡騰為荆州從事萬事既辦一州肅然百僚敬服其能　長沙耆舊傳曰虞芝為郡從事

萬里肅清

就車赴職　投傳去官　謝承後漢書曰朱震為郡從事日震宿有負薪之憂力疾就車職重人輕必不堪久　王隱晉書曰劉毅州辟為都官從事京邑肅然彈河南尹事司隸徐不過曰蹤虎之犬鼷鼠蹈其背毅曰既能蹤虎又能殺鼠何損於犬投傳而去

從事三

原文學從事　管輅別傳云冀州刺史裴徽檄召輅為文學從事一相見清論終日不覺罷倦天時大熱移床在庭前樹下乃至雞向晨然後出再相見便為鉅鹿從事三見轉治中四見轉為別駕

武猛從事　典畧云張楊靈帝時為并州武猛從事

材力過人　蜀志曰馬謖字幼常以荆州從事隨先主入蜀材力過人好論軍事

武力過人　張遼傳云張遼少為郡吏漢末并州刺史

丁原以避武力過人召為從事九江郡從事三府側席

三府側席 北堂書鈔鍾離意别傳云揚州刺史夏君三辟意署

八辟從事 謝承後漢書曰周樹達於法善能解煩釋疑八辟從事

陳事序要 又曰周樹辟為從事刺史孟觀有罪俾樹作章陳事序要得無罪也

不累其身 益部耆舊傳云李宏字仲元為州從事揚雄稱之曰不屈其志不累其身不夷不惠可否之間

不畏彊禦 華嶠後漢書曰衛羽為州從事時常侍單超兄子匡為濟陰太守負其勢大為貪放刺史第五種欲收之聞羽素抗厲乃召羽謂曰聞公不畏彊禦令欲相委以重事若何對曰願庶幾於一割羽出遂馳至定陶閉城門收匡賓客親吏四十餘人七日中起發其贓五六千萬種即舉奏一州震慄

號曰臥虎 陳留耆舊傳云高慎字孝甫敦質少華口不能劇譚嘿好沉深之謀為州從事號曰臥虎故人謂之

嶷然不語高孝甫震請見曰當為鷹犬

當為鷹犬 謝承後漢書曰朱震為部從事時濟陰太守單匡在官放恣辟

師友之道 東觀漢記曰班彪避地河西大將軍竇融以為從事深相敬愛接以師友之道

尚德之舉 孟嘉傳曰庾亮拔孟嘉為勸學從事高選儒官嘉値尚德之舉

廉潔通敏 漢書曰趙廣漢為州從事以廉潔通敏下士為名

威厲冰霜 長沙耆舊傳曰虞芝轉部從事太守苟氏不遵法度芝乃諷諫威厲冰霜

世稱冰清 東觀漢記曰樊準字幼陵為別駕從事監職公正不發私書世稱冰清

號白馬從事 廬江七賢傳曰陳衆辟州從事有劇賊淳于臨等數千人攻縣光武遣司空李通帥師擊之州牧惶怖恐獲罪衆於是自請以恩信曉諭降之乘單車駕白馬往到賊所以義告諭臨素服名德即降服民立生祠曰白馬從事

比都官

從事見司隸校尉篇通典註中

喬公得姦贓後漢書曰喬公祖為梁縣功曹荆河州刺史周景行部到梁國公祖謁景因伏地言陳相羊昌罪惡乞為部郡從事窮理其罪景壯公祖意即署遣之到具考得姦贓梁冀馳檄救之景承旨召公祖還檄至不發案之益急昌坐檻車徵公祖由是知名

文公有道術益部耆舊傳曰任文公有道術為州從事越雋欲反遣案虛實止傳舍有風發文公起曰當有逆變因率駕去未能發者為郡兵所殺

子顏奇士可與計事東觀漢記曰吳漢字子顏更始立使使者韓鴻徇河北或謂鴻曰吳子顏奇士也可與計事鴻召見漢甚悅之

令思才器以為賓友晉中興書曰華譚字令思幼而好學弱冠知名揚州刺史周浚禮辟署從事愛其才器以為賓友

中正一

原杜氏通典曰按陳勝為楚王以朱房為中正而不言職事兩漢無聞魏司空陳羣以天臺選用不盡人才擇州之才優有昭鑒者除為中正自拔人才銓定九品州郡皆置吴有大公平亦其任也吴習温為荆州大公平大公平即州都也後潘祕為尚書僕射代温為公平甚得州里之稱晉宣帝加置大中正故有大小中正其用人甚重晉劉毅字仲雄年七十巳告老後舉為青州大中正尚書以毅懸車致仕不宜勞以碎務孫尹表曰司徒魏舒司隷嚴詢與毅年齒相近管四十萬户州兼董司百寮總攝機要舒所統

殷廣兼執九品銓十六州議者不以為劇昔衛武公年過八十入為司徒毅志氣聦明一州品第不足勞其思慮　毅遂為州都銓正人流清濁區別其所彈貶自親貴始　又干寶搢晉宣帝除九品置大中正晉令曰大小中正為內官者聽月三會議上東門外設幔陳席　又劉毅上表刺史初臨州大中正選州里才業高者兼主簿從事迎刺史若吏部選用猶下中正問人事所在父祖位狀　又晉起居注曰僕射諸葛恢啟稱州都大中正為吏部尚書侍郎司徒左長史掾屬皆為中正臣令領吏部請解大中正以為都中正職局司理不宜兼也

齊梁亦重焉　梁沈約遷侍中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揚州大中正開尚書八條事　後魏有之　孝文云中正之仕必須得才業兼資者太武帝時崔浩為冀州中正　北齊郡縣皆有其

本州中正以京官為之　乾明中邢邵為中書監同郡許惇與邵競本州中正遂憑附宋

欽道出邵為刺史

隋有州都其任亦重晉王廣為雍州牧司空楊雄太僕髙熲並為州都

唐無

中正二

原定九品晉書曰劉毅論九品云臣聞官材三難治亂之所由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偽難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職名中正實為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宜罷中正除九品也

有八損詳上

不能寛大魏畧云時茁字德胄鉅鹿人也為大官令領其郡中正定九品至於叙人才不能寛大然紀人之短雖在久遠銜之不置

平次人才北堂書鈔傅子云魏司空陳羣主九品之制置郡中正平次人才之髙下

覰過黨里又應璩新詩云十室稱忠信覰過必黨里

自品編户又孫楚集奏曰九品漢氏本無班固著漢書序住代賢智以為九條此葢記鬼録次第耳而陳羣依之以品生人又魏武拔奇决於胸臆收才不問階次豈頼九品而得人令可令長守為小中正各自品其編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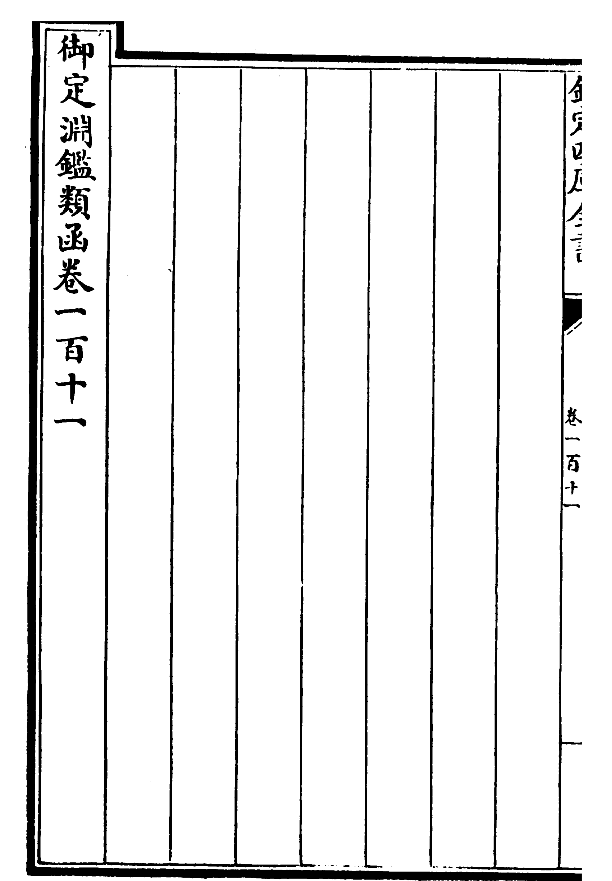
銓評之職干寶晉記云傅咸在位多執正為豫州中正云云

清定之選北堂書鈔湛方生讓中正牋云清定之選實須其人

總十六州王隱晉書云魏舒兼總十六州中正

操人主之威北堂書鈔云劉毅論晉置九品之令為中正乃操人主之威

掌州鄉之論又傅暢自序云時請定九品以余為中正余以祖考歴代掌州鄉之論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十一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十二

設官部五十二 京兆尹 京府判官 推官 治中 京府司録事 廂官 市令

京尹一 京兆尹 左馮翊 右扶風 河南尹 增開封尹 臨安尹 大興尹 大都路總管 應天尹 順天尹 留守附

原杜氏通典曰周官有内史秦因之掌治京師漢景帝二年分置左右内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内史為京兆尹絶高曰京十億曰兆大衆所聚故曰京兆更名左内史為左馮翊馮輔翊衛

也　秦官有主爵中尉掌列侯　漢景帝中元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扶助風化也　與左馮翊京兆尹是為三輔治長安城中三輔黄圖曰長安以東為京兆長陵以北為左馮翊渭城以西為右扶風皆治在城中故趙廣漢歎曰亂吾治者三輔也誠得兼之直差易耳　銀章青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秩異凡州所監都為京師置尹一人丞一人漢初三輔治長安後漢都雒陽置河南尹以三輔陵廟所在不改其號但減其秩與太守同後漢左馮翊右扶風屬司隸尋省　魏晉為京兆太守

後周都關中又為京兆尹 隋京兆郡置尹并佐吏

合二百四十四人 唐京兆府本為雍州置牧一人以

親王為之太宗為秦王中宗為英王睿宗為相王時並

居其任多以長史理人開元元年改雍州為京兆府置

牧如故掌宣風導俗肅清所部或以親王居閤而遥領

焉初雍州置别駕以貳牧之事永徽中改别駕為長史

開元初改雍州長史為京兆尹總理衆務凡前代帝王

所都皆曰尹南朝曰丹陽尹後魏初曰代尹東魏曰魏尹齊曰清都尹 河南尹其

地在周為王城成王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曰尹兹東郊蓋今河南牧之任亦留守之始　秦兼天下置三川守三川河洛伊也秦末李由為三川守　漢興更名三川為河南武帝增守為太守王莽改太守為大尹改河南大尹為保忠信卿光武中興徙都洛陽改太守為尹尹正也　章綬服秩與京兆同主京都特奉朝請李膺為河南尹　魏晉皆為河南尹後魏太和中遷都洛陽又置河南尹　東魏置洛州刺史　後周置洛州總管尋罷之　隋初為洛州刺史復為河南内史大

業初為荆河州刺史又為河南太守尋為河南尹與京兆同　唐武德四年置洛州都督貞觀十七年改為刺史顯慶二年置東都改刺史為長史而洛州本置牧一人以親王為之中宗為周王時及衛王重俊實居其任多以長史理人至開元元年改洛州為河南府改長史為尹其牧尹之制一如京兆諸曹書佐亦如之各有少尹二員通判府事京兆少尹魏晉以來治中之任隋文帝改為司馬煬帝又改為賛治後又改為丞武德初復為治中永徽元年以太皇帝諱改為司馬本一員太極元年雍洛二州各加司馬一員分為左右開元元年

並改為少尹　開元以後增置太原府為北京官屬制置悉同兩京初武后長壽元年以并州后之故里改為北都神龍初廢開元十一年又以并州高祖起義之始復置太原府號曰北京初開元元年正月於蒲州置中都改州為河中府至六月而罷後上元元年復置岐州為鳳翔府又以益州為成都府　增宋史曰五代俱置開封府尹　宋開封府牧尹不常置權知府一人以待制以上充掌印正畿甸之事以教法導民而勸課之中都之獄訟皆受而聽焉小事則專決大事則稟奏若承旨已斷者刑部御史臺無輒糾察　其屬有判官推官四人日視推鞫

分事以治而佐其長領南司者一人督察使院非刑獄訟訴則主行之司録參軍一人折户婚之訟而通書六曹之案牒功曹倉曹户曹兵曹法曹士曹參軍各一人視其官曹分職涖事左右軍廵使判官各二人分掌京城爭鬬及推鞫之事左右廂公事幹當官四人掌檢覆推問凡鬬訟事輕者聽決元祐元年又增置新城內左右兩廂四年罷元豐初復置　開封典司轂下自建隆以來為要劇之任至熙寧間釐折獄訟歸於廂官而

治事視前日損去十四崇寧三年蔡京奏罷權知府置牧一員尹一員專總府事少尹二員分左右二府之政事牧以皇子領之尹以文臣充在六曹尚書之下侍郎之上少尹在左右司郎官之下列曹郎官之上又請移開封府於舊尚書省從之太宗真宗嘗任府尹自至道後知府必帶權字至是始罷政和三年資政殿大學士鄧洵武言河南應天大名府號陪京乞依開封制正尹少之名從之　高宗駐蹕杭州建炎三年詔改為臨安府其守臣帶安撫使置知府

通判簽書節度推官觀察推官觀察判官録事參軍等
官掌畿甸之事籍其户口均其賦役頒其禁令城内外
分南北左右廂各置廂官以聽民之訟訴廂官許奏辟京朝官親民
資序人充後罷城内兩廂官惟城外置焉乾道七年皇太子領尹事廢臨安
府通判僉判職官置少尹一員日受民詞以白太子間
日率僚屬詣宮稟事九年皇太子解尹事臨安府官制
並依舊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五京尹為五京留守
司俱兼府尹職 金大興府尹掌宣風導俗肅清所部

兼領本路兵馬都總管府事同知掌通判府事少尹掌同同知總管判官掌紀綱總府衆務分判兵案之事府判掌諮議參佐糾正非違推官二人分判户刑案事

元初立燕京路總管大興府至元二十七年改大都路都總管府置達嚕噶齊二人都總管一人即京尹之職也副達嚕噶齊　同知治中判官推官經歷知事各二人凡本府官吏惟達嚕噶齊一員及總管推官專治路政其餘皆分任供需之事故又號曰供需府　明初改集

慶路為應天府欲崇其秩改知府為正三品賜銀印同
知為府丞凡禮遇視在外知府特異有治中通判推官
經歷知事照磨等官　永樂十年陞順天府府尹為正
三品如應天府掌京府事宣化和人勸農問俗均貢賦
節征徭謹祭祀閱户口糾豪强恤窮困録罪囚務知百
姓之疾苦凡學校軍匠積貯牧馬薪炭河渠堤涂僧道
醫藥之事率其僚而分理焉　原留守杜氏通典曰周
之君陳似其任也此後無聞後漢和帝南巡祠園廟張

禹以太尉兼衛留守晉張方劫惠帝幸長安僕射荀藩等與其遺官在洛陽為留臺承制行事號為東西臺至安帝時劉裕置留臺具百官後魏孝文南伐以太尉元丕廣陵王羽留守京師後並加使持節唐留守之制蓋因此也高宗儀鳳元年司農卿韋宏機為東都留守時有道士朱欽遂為中宮所使至都所為横恣宏機執而囚之因奏曰道士假稱中宮驅使依倚形勢臣恐虧損皇明為禍患之漸高宗特發中使賜書慰諭仍云不須漏泄武后臨朝垂拱三年文昌右丞相蘇良嗣為京留守時尚方監裴匪躬撿校京苑將鬻苑中果菜以收其利良嗣駮之曰昔公儀相魯猶能拔葵去織未聞萬乘之主鬻其果菜以與下人爭利

增宋

史曰舊制天子廵狩親征則令親王或大臣總留守事建隆元年親征澤潞以樞密使吳廷祚為東京留守其西南北京留守各一人以知府兼之西京河南南京應天北京大名留司管掌宮鑰及京城守衛脩葺彈壓之事畿內錢穀兵民之政皆屬焉南渡初其東京北京並置留守以開封大名知府兼其後河南復南京西京置留守紹興四年帝將親征以參知政事孟庾為行宮留守置奏差主管書寫機宜文字官一員幹辦官二員準備差遣差使各

三員使臣五十員又置留司臺官一員五年罷　續文獻通考曰金諸京留守司留守帶本府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副留守帶各府少尹上京留守司兼管林木事正隆二年並罷　元大都留守司掌守衛宮闕都城調度本路供億諸務兼理營繕內府諸邸都官原廟尚方車服殿廡供帳內苑花木及行幸湯沐宴遊之所門禁關鑰啟閉之事留守五員副留守二員　元世祖至元三年詔上都路總管府遇車駕巡幸行留守司事駕還

即復舊　明制巡狩親征皆命東宮監國以大臣為留守而府尹無居留之事矣

京尹二

原史記曰汲黯為主爵都尉丞相公孫宏上言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弗能任請徙黯為右內史　漢書曰甯成為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死即死少被刑而成刑極自以為不復收乃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

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　又曰韓延壽為左馮翊滿歲稱職為真歲餘不出行縣掾吏皆以為方春月可一出勸農桑至高陵有昆弟相訟延壽傷之曰骨肉爭訟是吾教不行也乃入傳舍閉閤自思過於是訟者遞相責讓皆肉袒願以田相移至死不爭延壽恩信周二十四縣無訟者吏不忍欺　又曰張敞為京兆尹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然敞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在長安中又曰在章臺下街使御吏驅自以便面拊

馬又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憮孟康曰憮音詡北方人謂媚好為詡畜有司以奏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内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　又曰尹翁歸為雍右扶風辟用廉平疾進奸吏常為三輔最　又曰薛宣為左馮翊得郡中人吏罪名輒告其縣使自行罪曰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　又曰王尊王章王駿並為京尹皆有名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又曰龔勝遷丞相司直徙光祿大夫守右扶風數月上知勝非撥煩吏乃復還勝光

祿大夫　後漢書曰延篤字叔國及邉鳳皆京尹並有雄名語曰前有趙張後有邉延趙張謂趙廣漢及張敞也　謝承後漢書曰鄧道出為馮翊守下車治豪强四海號為豪强所病　魏略曰顏斐字文林為京兆守勤勵禮學風化大行人多無車牛斐課人間月取車材使轉相教作車又課民無牛者命畜豬貴時賣以買牛始人以為煩一二年間家家有丁車大牛吏不煩民民不求利遷為平原太守吏人啼哭遮道車馬不得前　又

曰顏斐為京兆尹課人輸租時各因便置薪兩束為寒炙筆硯　又曰顏斐為京兆守京兆與馮翊扶風接界二郡道路既穢塞田疇又荒蕪人民飢凍而京兆令屬縣皆整頓阡陌樹桑果豊富常為雍州十郡最　王隱晉書曰樂廣字彥輔為河南尹故郡中多怪後人皆於廊下郵傳中治事無敢數在廳事者唯廣處之　晉中興書曰晉太興元年改丹陽內史為丹陽尹　又曰彭城劉隗太興初長兼侍中出補丹陽尹隗雖在外而萬

機祕密皆豫聞之　語林曰許元度出都詣劉真長先不識至便造之一面留連摽劉貴略無造詣遂九十日一詣許語曰卿為不去家將成輕薄京尹　隋書曰樊子蓋檢校河南内史屢有治績文帝謂曰令為公别造玉麟符以代銅獸　增唐書曰開元初李元紘擢京兆少尹詔決三輔渠時王主權家皆旁渠立磑瀦堨爭利元紘敕吏盡毀之分溉渠下田　山堂肆考曰李峴長吏治天寶時累遷京兆尹帝歲幸温湯旬内巧供億以

媚上峴獨無所獻帝異之楊國忠使客擿安禄山陰事諷京兆捕禄山第得安岱李方来等與禄山反狀縊殺之禄山怒上書自言帝懼變出峴為零陵太守峴為政得人心時京師米翔貴乃相與謡曰欲粟賤追李峴

唐書曰肅宗時楊綰輔政以儉約風天下京兆尹黎幹出入從騶馭百數省損才留十餘騎　又幹為京兆數論執宰相元載惡之王縉附載意折幹曰南方孤生安曉朝廷事邪

山堂肆考曰劉晏為京兆尹總大體不

苛細寛猛相濟吏民安之　又李勉為京兆尹時官者魚朝恩為觀軍容使領國子監威寵震赫前尹黎幹謟事之須其入敕吏治數百人具以餉至是吏請勉勉不從曰吾候太學彼當見享軍容幸過府則脩具朝恩銜之亦不復至太學　又曰柳仲郢字諭蒙為京兆尹政號嚴明出尹河南以寛惠為政或言不類京尹時仲郢曰輦轂之下彈壓為先郡邑之治惠愛為本　又曰薛元賞為京兆尹嘗詣宰相李石第石方坐廳事與一人

爭辨甚喧使覘之云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趍入責石曰相公紀綱四海不能制一軍邪命左右趣神策軍將出仇士良聞之召元賞元賞曰屬有公事行當至矣乃杖殺神策軍而囚服見仇士良士良無如之何呼酒歡飲而罷　唐書曰會昌中李德裕當國元賞復拜京兆尹都市多俠少年以黛墨鑱膚夸詭力剽敓坊閭元賞到府三日收惡少立杖死三十餘輩陳諸市餘黨懼爭以火滅其文禁屯怙勢擾府縣元賞數與爭不少縱由

是軍暴折戢百姓賴安德裕復用元賞弟元龜為京兆少尹　山堂肆考曰唐僖宗時張全義為河南尹初東都洊經冦亂居民不滿百户全義選麾下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給一旗一牓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旗張牓招懐流散勸之樹藝蠲其租税由是歸者如市　宋史曰五代漢初李穀權開封府時京畿多盗中牟尤甚穀誘邑人發其巢穴有劉德輿者梁時屢攝畿佐居中牟素有幹材穀即署攝本邑主簿浹旬穀請侍衛兵數

千佐德與悉禽賊黨其魁一即縣佐史一御史臺吏捜其家得金玉財貨甚衆自是行者無患　又宋真宗朝御史中丞趙昌言上言天下大辟斷絶皆録款聞奏付刑部詳覆用刑乖理者皆行按劾惟開封府未嘗奏案或斷獄有失止罪原勘官吏知府判官推官檢法官皆不及責則何以辨明枉濫表則方夏望自今如外州例施行從之　又慎從吉錢俶之壻也臨事敏速勤心公家所至皦察多請對陳事上謂其無隱大中祥符八年

改給事中權知開封府旣受命召戒之曰京府浩穰凡事太速則誤太緩則滯惟須酌中耳請屬一無所受

又真宗為壽王尹開封府召畢士安為判官及即位命權知開封府事近臣有怙勢强取民間定婚女其家訴於府士安因對奏還之宮府常從為廷職者每授任於外必令士安戒勗

又慶歷中賈昌朝言漢唐都雍置三輔内翼京師朝廷都汴而近京諸郡皆屬他道制度不稱王畿請析京東之曹州京西陳許滑鄭皆隷開封

府以四十二縣為東畿帝納之　又程琳權知開封府

王蒙正子齊雄捶老卒死賄妻子使以病告琳察其色

辭異令有司驗得實蒙正連姻章獻太后家太后曰蒙

正非殺人者乃其奴嘗捶之琳曰奴無自專理且使令

與己犯同太后默然遂論如法外戚吳氏離其夫而挈

女歸夫訴於府琳命還女吳氏曰已納宮中矣琳請於

帝曰臣恐天下有竊議陛下奪人妻女者帝亟命出之

瞥而歸其妻琳後以御史中丞兼龍圖閣學士再知開

封府　又包侍制拯除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舊制凡訟訴不得徑造庭下拯開正門使得至前陳曲直中官勢族築園榭侵惠民河以至河塞不通適京師大水拯乃悉毀去或持地券自言有偽增步數者皆審驗劾奏之　又范純禮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前尹以刻深為治純禮曰寛猛相濟聖人之訓今處深文之後若益以猛是以火濟火也由是一切以寛處之中旨鞫享澤邨民謀逆純禮審其故此民入戲場觀劇歸塗

見匠者作桶取而戴之於首曰與劉先主何如遂為匠擒明日入對曰愚人邨野無所知若以叛逆蔽罪恐辜好生之德以不應杖之足矣曰何以戒後曰正欲外間知陛下刑憲不濫足以為訓耳徽宗從之　又元豐時王存知開封府京師並河居人盜鑿汴堤以自廣或請令培築如故又按民廬侵官道者使撤之二謀出自中人既有詔矣存曰此吾職也入言之即日弛其禁都人懽呼相慶　又吳擇仁以戶部侍郎兼知開封府故事

尹以三日聽訟右曹吏十輩列庭下自占姓名一人云某人送某獄某人當杖某人去而尹無所可否有竇鑑者以捕盜冠諸司使服金帶擇仁視事狃舊態來前叱而械諸獄一府大驚賣珠人居民貨久不返度事急匿宦官楊戩第擇仁跡取之竄於遠戩遂中以事罷為顯謨閣直學士　又王巖叟為樞密都承旨權知開封府都城羣偷所聚謂之大房每區容數十百人淵藪詭僻不可深究巖叟令掩捕撤毁之根株一空供備庫使曹

續以産貿萬緡市儈逾年負其半續盡力不能取一日
啓户則所負皆在焉驚問其故儈曰王公今日知府矣
又元祐初錢勰以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老吏畏其
敏欲困以事導人投牒至七日勰隨即剖決簡不中理
者緘而識之戒無得来閲月聽訟一人又至呼詰之曰
吾固戒汝矣安得欺我其人譋曰無有勰曰汝前訴云
云吾識以某字啓緘示之信然人皆驚詫宗室貴戚為
之斂手雖丞相府謁吏干請亦械治之　又孝宗朝張

杓浚子以直嶽猷閣改知臨安府都城浩穰姦盜聚慝杓畫分地以警捕夜户不閉光宗時再為府尹内侍毛伯益冒西河芟地為亭外戚有殺其僕者獄具責緣宣諭求免杓皆執奏論如律孝宗觀湖杓以彈壓伏謁道左孝宗止輦問勞賜以酒炙杓天分高爽吏材敏給所至以治辦稱南渡以来論尹京者以杓為首　金史曰金大定初唐古安禮為大興尹上曰京師好訛言府中姦吏為民患卿雖年少有治才去其宿弊毋為因仍七年

五月大興府獄空詔錫宴勞之凡州郡有獄空者皆賜錢為錫宴費大興府錫宴錢三百貫其餘有差　又曰章宗時承暉知大興府事豪民與人爭種稻水利不直厚賂元妃兄左宣徽使李仁惠仁惠使人屬承暉右之承暉即杖豪民而遣之曰可以此報宣徽矣　又貞祐時胥鼎知大興府以在京貧民缺食者衆宜立法賑救乃奏曰京師官民有能贍給貧人者宜計所贍遷官陞職以勸奬之遂定權宜鬻恩例格入粟草各有數全活

甚衆　元史曰元至元十七年上都留守闕官宰相擬廷臣以十數帝顧賀仁傑曰無以易卿特授上都留守兼本路總管開平府尹僧格用事奏上都留守司錢穀多失實召留守忽剌忽耳及仁傑廷辨仁傑曰臣漢人不能禁吏戢姦致錢穀耗傷臣之罪呼嚕古爾曰臣為長印在臣手事未有不關白而行者臣之罪帝曰以爵讓人者有之未有爭引咎歸已者罪勿問　又大德二年姚天福拜大都路總管兼大興府尹織甸大治後之

尹京者以天福為稱首　獻徵録曰明陳諤為給諌舉劾權貴無所避太祖朝犯顔敢諌屢瀕於死永樂十六年擢府尹政尚嚴察有張趙風嘗出行誤衝太子駕太子訴於上上曰陳府尹是我父母官竟不問　又曰王賢為順天府尹嘗以柴炭為民病言於大司空石璞曰京民勞疲極矣今採運夫役與真保諸郡等無乃不可乎石嘿然為遞減之又惜薪中貴縱其下非法凌府屬叱跪於庭賢鬨趨至欲縛其人以鬨主者固謝乃已景

泰間再疏乞休上曰卿年七十禮當致仕然京畿冗繁非爾不治英宗復辟之初顧謂近臣曰府尹如賢者何可得哉　又曰成化時彭信為順天府丞畿甸征徭常倍蓰他郡加之達官貴人園田錯午侵牟武斷民用困瘁信贊治之暇周行列邑搒摧折之威施拊循之政方嚴之下惠裕繼之　又曰正德時孫懋為南京府尹適駕幸南都與參贊喬宇僇力同心隨機防護宸濠已擒繫舟泊龍江逆錯縶諸司而彬等益導上夜遊伺便竊

發懋乃伏闕上章屢請迴鑾辭甚激切時值彬生日衆

期往賀懋曰某抗疏欲置之死而今復賀其生非情也

彬雖憾之然因懋不敢輕動及卒世廟惜之曰古之遺

直也特賜祭葬贈官蓋異數云　又嘉靖間劉淑相尹

順天先是永樂初徙天下富民塡北京供坊廂富民役

遂占籍京師年需原籍幇銀有司歲徵銀解户部下京

府給富民曰供坊廂役至是福建解銀六千有奇部發

府令給僚胥皆以成例宜給淑相曰國初土著者寡富

户供坊廂役需費實繁原籍幇供宜也今土著日增富户隷籍順天與土著同役凡有役府下兩縣縣下廂坊詰丁揆畝均出供費富户何以獨得幇銀也乃下兩縣嚴年供需費銀實費不什一遂停不給以上京尹 唐書曰太宗伐遼房玄齡留守京師詔曰公當蕭何之任朕無西顧憂矣凡糧械飛輸軍伍行留悉裁總之忽有男子上急變玄齡詰狀曰我乃告君玄齡驛遣追帝帝視奏已斬男子下詔責曰公何不自信邪 又曰開元十二年

東巡泰山宋璟為留守帝將發謂曰卿國元老別方歷時宜有嘉謀以遺朕璟因一二極言手制荅曰所進當書座右出入觀省以誡終身　宋史曰後唐莊宗入魏河朔遊士多自効軍門張昭至魏攜文數十軸謁興唐尹張憲憲家富文籍每與昭燕語講論經史要事恨相見之晚即署府推官憲後為北京留守昭從至晉陽莊宗及難閧鄴中兵士推戴明宗憲部將符彥超合戍將應之昭謂憲曰得無奉表勸進為自安計乎憲曰我本

書生見知主上位至保釐乃布衣之極苟靦顏求生何面目見主於地下昭曰此古人之志相泣而去憲遂死之時有害昭者執之以送彦超彦超曰推官正人無得害之令為牓安撫軍民事寧以昭為北京留守推官

又曰太宗親征太原以沈倫為留守判開封府事　又曰至道初吕蒙正以右僕射出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蒙正至洛多引親舊歡飲政尚寛靜委任僚屬事多總裁而已　又曰王旦參知政事從真宗幸澶淵雍王元

份留守東京遇暴疾命旦馳還權留守事旦曰願宣寇
準臣有所陳準至旦曰十日之間未有捷報時當何如
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旦既至京直入禁中下令甚
嚴使人不得傳播及駕還旦子弟及家人皆迎於郊忽
聞後有騶訶聲視之乃旦也　又大中祥符議封泰山
以向敏中舊德有人望召入權東京留守後祠汾陰復
為留守　又曰錢惟演留守西京歐陽修尹洙為官屬
修等頗遊宴王曙時權知開封府後至嘗厲色戒修等

曰諸君縱酒過度獨不知寇萊公晩年之事邪修起對曰以修聞之萊公正坐老而不知止耳 以上留守

京尹三

原執版 閉閤 漢書典職曰京兆秩中二千石見尚書令僕射執版拜之 韓延壽事詳前二

三輔尤劇 五日何畏 張敞傳曰浩穰於三輔尤劇 注浩大穰盛言人衆多也 又曰張敞被劾使吏絜舜有所案問絜舜以敞被劾當不久在職遂慢其事曰五日京兆尹耳何足畏言秪應五日為京兆尹耳敞聞殺舜書簡示曰五日京兆尹如何竟免罪

母問録因 吏請代罪 漢雋不疑為京兆尹每録囚徒其母問以平反則喜而食若無所出則母怒而不食故不疑為吏嚴

而不殘　白帖云趙廣漢坐罪吏人守闕訴號泣曰人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牧養小人竟坐腰斬

内掌帝都　外統京畿　傅子云傅嘏字蘭石為河南尹内掌帝都外統京畿兼古六鄉六遂之土其民異方雜居多豪門大族商賈胡貊天下四會利之所聚奸之所生前尹司馬芝舉其綱而太簡次尹劉靜綜其目而太密後尹李勝毀常法以收一時之聲嘏立司馬之綱以統之裁劉之目以經緯之李之所毀以漸補之有所薦達及大有益於民事皆隱其端迹若不由已出故當時無赫赫之名吏民久而後安之

整頓京師　檢御貴戚　李郃別傳云鄧隲弟豹為將作大匠河南尹缺豹欲得之上及隲亦欲用豹難便召拜下詔令公卿舉隲以旨遣人諷公卿悉舉豹李郃曰司隸河南尹當整頓京師檢御貴戚今反使親家為之必不可

遐邇所模　四方表則　晉起居注武帝

咸寧三年詔曰河南百郡之首其風教宜為遐邇所楧以導齊之侍中奉車都尉王恂忠亮篤誠才兼外內明於治化其以恂為河南尹　王隱晉書曰庾純字謀甫太始六年詔曰河南京畿大都為四方之表則中書令庾純清粹忠正才經治亂其以純為河南尹

王章封事　孔坦望實

漢書云王章選為京兆尹時帝舅大將軍王鳳輔政章為鳳所舉以鳳專權不親附鳳會日有食之章奏封事召見言鳳不可任用宜更選忠賢上初納受章言後不忍退鳳章由是見疑遂為鳳所陷罪至大逆　語林曰蘇峻新平溫庾諸公以朝廷初復京尹宜得望實惟孔君平可以處之君平孔坦也

摘伏如神　卹民如子

漢書曰趙廣漢字子都為京兆尹以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為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為用僵仆無所避廣漢為

人强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為鉤距以得事情其發奸擿伏如神冬獄當斷先為調棺皆曰死無所恨　謝承後漢書云延篤遷京兆尹憂官如家卹民如子

旌表異行　進用善士　謝承後漢書云羊陟遷河南尹旌表異行進用善士

翦治强宗　禁絶豪右　謝承後漢書云華崧為河南尹翦治强宗威名振烈　又云羊陟遷河南尹禁絶豪右囑託書䟽不通

持法簡而不犯　為吏嚴而不殘　傅子云傅嘏為河南尹以德化為本持法有恒簡而不可犯　列女傳云雋不疑為京兆尹識鑒明徹母誡之曰養民不可不惠臨政不可不仁仁能愛人惠能如慈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云

疾病則給醫藥　獄訟不加榎楚　風俗通云陳龜遷京兆尹民有疾病則給醫藥常使戶曹廵行　傅子云傅嘏為河南尹

見理識情訟獄不加榎楚而得其實

蓋勳威震京師　袁安大小從化

後漢書云蓋勳拜京兆尹時長安令楊黨父為中常侍恃勢貪放按得其贓千餘萬貴戚咸為之請勳不聽具以事聞并連黨父有詔窮按威震京師　續漢書曰袁安為河南尹十餘年小大從化

羊陟計日受俸　兒寬開渠溉田

謝承後漢書曰羊陟遷河南尹計日受俸常日乾飯茹菜

漢書曰兒寬遷內史奏開六輔渠定水令以廣溉田收租稅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繈屬不絕課吏以最上由此愈奇之

野王令貪殘李膺殺之　王宫吏不下王濟鞭之

後漢書曰李膺為河南尹執法不撓時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乃至殺孕婦聞膺剛厲威嚴懼罪逃還京師因匿兄讓

第舍藏於合柱中膺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　北堂書鈔傅暢晉諸公賛曰王濟為河南尹未拜遇王官吏不下道濟鞭之

增追匿金

聚逋賦

宋史云神宗時滕元發除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民王穎有金為鄰婦所隱閱數尹不得直穎憤而致傴扶杖訴於庭元發一問得實反其金穎投杖仰謝失傴所在　山堂肆考曰唐韋澳為京兆尹宣宗舅鄭光主墅吏豪肆積年不輸官賦澳執而械之奏其狀且曰必置於法上曰鄭光甚愛之柰何對曰陛下自内史擢臣京邑安可使畫一之法獨行於貧下乎帝入白太后曰是人不可犯也太后為輸租數百斛乃釋之

幢蓋鼓吹

玉麟

銅虎

翰苑新書載李變傳云變拜京兆尹加幢蓋鼓吹變履潔白之節秉執忠良吏民愛戴作歌曰我府君道教舉恩如春威如虎愛如母訓如父　詳前一隋書

惠文彈治

詔書褒美

宋史云蘇頌元豐初權知開封府頗嚴謂京師浩穰須彈壓當以柱後惠文治之非亳潁臥治之比　翰苑新書云歐陽六一集杜文簡公琳知開封府前為府者苦治劇或踰歲罷不然被謗或以事去獨公居數歲久而治益精明盜訟稀少獄屢空詔書數下褒美

請避正寢　識名屏風　宋史云周起權知開封府聽斷明審舉無留事真宗嘗臨幸問勞起請曰陛下昔龍潛於此請避正寢居兩廡詔從之名其堂曰繼照　又云呂夷簡為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嚴辨有聲真宗識其名於屏風將大用之

榜神策校　祠曲江池　山堂肆考云元和間柳公綽拜京兆尹方赴府有神策校乘馬不避者即時榜死帝怒其專殺公綽曰此非獨試臣乃輕陛下法帝曰既死不以聞可乎公綽曰臣不當奏在市死職金吾在坊死職左右巡使帝乃解　唐書云孔戢為京兆尹歲旱文宗憂甚戢躬祠曲江池一夕大澍

帝悅詔無御史不出凡三詔始出授應天府尹益尚廉明獨買頓舍餘一片地種蔬甚具旦暮荷鋤往芸之日飽饘粥菜茹太宗密使人廉之得其飯饘粥也笑曰人皆樂惟朕與均苦耳然庭無廢事

頓舍種蔬　表木按籍

獻徵錄云薛均以行太僕寺丁艱歸詔取……

宋史云王博文天禧中以龍圖閣直學士復知開封府都城豪右邸舍侵通衢博文製表木按籍命左右判官分檄之月餘畢出

談笑剖決　簡易循禮

翰苑新書云言行錄蔡端明襄字君謨開封世稱難治公居之有能名其治京師談笑剖決破姦發隱吏不能欺　宋史歐陽修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承包拯威嚴之後簡易循禮不求赫赫名京師亦治

厚結中人　獨抗錦衛

宋史云李師中知河南尹前此多大臣居守掾幕吏習弛緩師中一以嚴整齊之號為治辦然用法刻深煩碎無大體惟厚結中人神宗嘗對

宰相言其治狀富弼曰陛下何從知之邪帝默然獻徵錄云武宗初服劉瑾擅權惡禮科都諫周璽乃陞順天府丞寶則抑之也未幾同錦衣衛指揮楊玉勘事赤縣楊玉者瑾黨也衆見玉皆低首璽獨與抗辭色不少假借事竣瑾嗾玉誣以蔑視近臣下獄拷掠削籍死

大體不苛　壹意撫字

山堂肆考云唐劉晏字士安為京兆尹總大體不苛細寬猛相濟吏民安之獻徵錄云弘治間蘭琦尹順天熟政體知民瘼一意撫字民安之

擿發奸盜　請罷牛車

宋史云吳育知開封府居數日發大奸吏一人流嶺南又得巨盜積贓萬九千緡獄具而輒再變帝遣他吏按之卒伏法獻徵錄云嘉靖間景臻為順天府丞會司徒議徵畿民牛車定運京粟出關臻即疏病民乃罷之

請平宮市　奏免園夫

山堂肆考云唐德宗時吳湊為京尹京師苦宮市湊上言宮中所須責臣可辦若不

欲外吏與聞禁中事宜選中官高年謹信者為宮市令平價和售以息衆譁　獻徵録云嘉靖初王震陞順天府尹奏罷上元江寧花園夫千餘人

降絲綸　賜旗甲

合璧事類云晉天福中敕留守之任委寄非輕凡降絲綸宜同將相今後除留守宜並降麻留守降麻自安彥威始　又唐呂元膺拜東都留守故事留守賜旗甲元膺獨無或上言用兵討淮西東都損其儀沮威望請比華汝壽三州帝不可并三州罷之留守不賜旗甲自此始

東都治第　西京留臺

唐書云文宗時裴度罷相徙東都留守時閹豎擅威天子擁虛器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集賢里於午橋作別墅具燠館凉臺號綠野堂度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為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歡不問人間事　山堂肆考云司馬溫公為西京留臺每出前驅不過三節伊川謂曰公出無從騎市人或不識公曰某惟求人不識耳

聽斷如神

博奕不問 翰苑新書云杜衍知開封府聽斷如神權要不敢干 宋史云欽宗時李綱之罷太學生陳東及士庶十餘萬人撾鼓伏闕下經日不退遇內侍輒殺之帝顧聶昌俾出諭旨即相率聽命昌再尹京兆惡少年怙亂晝為盜入官民家攘金帛且去輒自縛黨中三兩輩聲言擒盜持赴部走委巷乃釋縛分所掠而去人不奠居昌悉彈治正法而縱博奕不之問或謂令所禁昌曰姑從所嗜以淵其謀正所以禁其為非耳

文書躬決 豪猾畏斂 翰苑新書載晦菴集云季椿字壽翁臨安擇守公在議中執政謂公無委曲上曰正欲得如此人遂兼府事親閱文書躬自裁決請屬一無所受三月而罷 宋史云吳奎權開封尹逵於從政吏不敢欺豪猾畏斂居三月治聲赫然

三老上書 六軍畏法 山堂肆考云漢成帝時御史大夫張忠奏京兆尹王尊罪坐免官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云尊治

京兆盡節勞心夙夜思職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代所稀有頒下公卿大夫博士議審如御史章尊當伏闕之誅不得苟免即不如章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於是復以尊為徐州刺史　又云唐韓愈為京兆尹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犯也

京尹四

原秩二千石 續漢書百官表云凡州所監都為京都置尹一人秩二千石　官品第三 漢書百官表云京兆尹品第三　如郡主爵 又云三輔職如郡主爵列侯　分治京師 漢官解詁云武帝太初元年左內史為左馮翊主爵都尉右內史為右扶風京兆尹治京師以為三輔　正身率下 謝承後漢書云延篤遷京兆尹正身率下　按篤徙京兆尹其政用寬仁憂恤黎

民擢用長者與參政事郡中歆愛三輔咨嗟焉

正身奉職 又云巴肅為河南尹正身奉職

優賢養民 又云華崧為河南尹優賢養民

進賢尚功 續漢書百官志云凡京都置尹治民事進賢尚功

政令甚明 漢書云翟方進為京兆尹搏擊豪強京師畏之時胡常為青州刺史聞之與方進書曰竊聞政令甚明為京兆能則恐有所不宜方進心知所謂其後稍弛威嚴

為政清整 晉中興書太原王錄云遷丹陽尹為政清整

枹鼓稀鳴 漢書云張敞守京兆尹一日捕盜賊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天子嘉之

私請不行 魏志云司馬芝字子華為河南尹抑強扶弱私請不行居官十二年自魏及今為河南尹者莫及也

勸農桑增戶口 謝承後漢書云延篤遷京兆尹勸民農桑遂增戶穀食豊饒鄰治老

少歸之

三輔資其政教 後漢延篤為京兆尹三輔資其政教

百里垂拱仰辦 魏志云劉馥字子靖為河南尹散騎常侍應璩與馥書曰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明摘幽微吏憲不撓有司供承王命百里垂拱仰辦雖昔趙張三王之治未足以方也

未嘗贓罪鞫人 後漢書曰袁安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贓罪鞫人常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為也聞之者皆感激自勵在職京師肅然朝廷重之

吏民莫不自勵 魏志司馬芝為河南尹抑强扶弱吏民莫不自勵

吏民敬其威信 漢書雋不疑為京兆尹云云

吏民稱不容口 漢書曰趙廣漢為京兆尹日政令肅清吏民稱不容口

增頭上尹 山堂肆考云唐劉栖楚改京尹峻誅不避權豪宿奸老蠹斂跡一日軍士有所

変突諸少年從旁譟曰癡男子不記頭上尹邪

南省位 宋史云陳省華景德初權知開封府轉光祿卿舊制卿監坐朶殿太宗以省華權涖京府別設其位升於南省五品之南

造土龍 唐書云代宗朝黎幹再為京兆尹時大旱幹造土龍自與巫覡對舞彌月不應又禱孔子廟帝笑曰丘之禱久矣使毀土龍帝減膳節用既而霔雨

聞鵶訴 山堂肆考云唐溫璋為京兆尹設鈴以通冤訴者一日聞挽鈴聲視之乃鵶也璋曰是必訴人探其雛命吏視之果得探雛者命治之

大聲官人 獻徵録云永樂時陳諤為給事中舉劾權貴每奏事大聲如鐘上令餓之數日奏對如故上呼為大聲秀才擢順天府尹既而坐事落職上一日問左右大聲官人何在宜置轉導使人得聞過乃授荆王府長史多所匡益上賜以忠良鯁直四字示寵異焉

高第入守 翰苑新書云郡國二千石高第入守京兆不過二三年近

者數月惟趙廣漢張敞為久任

默記決遣 又載東坡集云張文定公方平知開封府府事繁為尹者皆書版以記事公獨不用默記數百以次決遣豪駿不遺吏民皆以為神

宿酒奏事 宋史云李絢以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治有能名絢夜醉晨奏事酒未解帝曰開封府事劇豈可沈湎於酒邪

治以簡靜 獻徵録云弘治間髙敞尹應天政務填委以次裁決欲以簡靜治之或勸以都下非外郡比自古尹京者必嚴厲明察始稱其官敞笑曰任吾性而已公退輒與賓客燕飲如平時久之吏樂其簡民安其易

獄內皆空 翰苑新書載哲宗實録云王安禮知開封府事至輒斷庭無留訟未三月而獄內皆空揭諸府門遼使過之歎息以為異事

甚似其父 宋史云呂公弼宰相夷簡子也權開封府嘗奏事退帝曰送之謂宰相曰公弼甚似其父

詔不臺參 唐書云李逢吉惡李紳欲

逐之以韓愈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乃以詔自觧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為兵部侍郎而出紳為江西觀察使

望風而遁 又曰開成初鄭覃以李紳為河南尹河南多惡少或危帽散衣擊大毬占官道車馬不敢前紳治剛嚴皆望風遁去

不相引避 又曰郭行餘累擢京兆少尹嘗值尹劉栖楚不肯避栖楚捕導從擊之自言於宰相裴度頗為諭止行餘移書曰京兆府在漢時有尹有都尉有丞皆詔自除後循而不改開元時諸王為牧故尹為長史司馬即都尉丞耳今尹總牧務少尹副焉未聞道路間有下車望塵避者故事猶在栖楚不能荅

不妄造請 宋史云馮京為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數月不詣丞相府韓琦語弼以京為傲弼使往見琦京曰公為宰相從官不妄造請乃所以為公重非傲也京富弼壻

不附安石 又云劉摯為開封府不肯屈事

王安石安石欲見之戒典謁者曰今日客至勿納惟劉尹來即告吾有語庠者曰王公意如此盍一往見庠竟不往神宗諭之曰奈何不與大臣協心濟治乎庠曰臣子於君父各伸其志臣知事陛下不敢附安石

政如始至 山堂肆考云明皇東巡源乾曜以京兆尹留守京師治尚寬簡居三年政如始至

不負所知 宋史云晏殊留守西京奏張洞知司錄殊脫節驟用刑幕府無敢言洞平居與殊飲酒賦詩傾倒無不至當事有官責持議甚堅亦自以不負所知樞密高若訥參知政事吳育薦其文學

或用故相 續通典云唐故事居守之位或用舊德或用故相未嘗以武將而當保釐之重也長慶二年以前義武軍節度使陳楚為東都留守違制尋亦改焉

三世尹京 翰苑新書載四朝國史云梁子美權開封府尹入謝言曾祖顥祖適皆常領府事今臣復攝尹懼弗克負荷徽宗曰卿三世京尹為國宣勞誠

搢紳之盛事也

四為京兆　唐書云肅代時魏少游四為京兆雖無赫赫名然善任人緣飾規檢有足稱者

五為京兆再為河南　又云柳公綽子仲郢父子更九鎮五為京兆尹再為河南尹

父子兩京　宋史云温詔歷工兵户三部侍郎轉開封尹子璹使京西攝尹洛父子兩京相望人以為榮

兄弟具瞻　唐書云李叔明本鮮于氏世為右族兄仲通天寶末為京兆尹叔明當東都平招徠遺民號能吏遷京兆尹長安語曰前尹赫赫具瞻允若後尹熈熈具瞻允斯

京師豪右大震　又云神策軍自興元後日驕恣軍吏李昱貸富人錢八百萬三歲不肯歸許孟容為京兆尹遣吏捕詰與之期使償曰不如期且死一軍盡驚訴於朝憲宗詔以昱付軍治之再遣使皆不聽奏曰不奉詔臣當誅然臣職司輦轂當為陛下抑豪强錢未盡輸昱不可得帝嘉其守正許之京師豪右大震

京師無事有希文

山堂肆考云范文正公尹開封都民謠曰朝廷無憂有范公京師無事有希文

請禁賓客相過

宋史云景德初陳省華尹開封以府事繁劇請禁賓客相過詔從之

賓僚不拘時見

山堂肆考云宋呂公著知開封率五鼓視事賓僚至者不拘時見故府無廢事下情易達

心一主於惠愛

獻徵錄云明應天府尹吳雄臨事能斷摧奸擊惡排見至隱而心一主於惠愛嘗讀趙廣漢傳歎曰揣會吏民以賊無辜是豈為民父母之道宜其見刑也至龔黃傳則曰為吏者當如此矣

都輦重職

白帖山濤啟曰河南尹京兆重職前代皆用名人聖代已來有李膺杜預王恂雋不疑復令減此者也

電埽庭訟響答詩筒

宋史云錢勰進尚書拜龍圖閣直學士復知開封府臨事益精蘇軾乘其據案時遺之詩勰操筆立就以報軾曰電埽庭訟響答詩

未見也

表則四方　監臨三輔　鎮撫畿甸　肅清京師　當堯舜之朝　繼張趙之位　偶唐虞之代尹河洛之都　統千里之封畿　領萬户之版籍　況屬休明之朝　宜尊表則之位　朝許政能任先廣漢時推明察選在不疑　漢推能政選在袁安　晉擇公才任先孔坦

京尹五

原詩梁元帝去丹陽尹尹荆州詩曰驂駕乘駟馬謁帝

朝承明分符涖閩越終然勉勵精　又曰副君垂奬眄仁慈穆且敦終朝陪北閣清夜侍西園降責深知巳寧思食椹恩未嘗辭晝室誰忍去轘轅　蕭琛和元帝詩曰妙善有兼姿羣材成大厦奕奕工詞賦翩翩富文雅麗藻若龍雕洪才類河瀉案牘時多暇優游閱典墳儒墨自元解文史更區分平臺禮申穆兔苑接卿雲軒盖蔭馳道珠履忽成羣德音高下被英聲遠近聞　徐勉和元帝詩曰敬愛良是賢謙恭實所務尊賢遺道德重

學嚴師傅六藝誠為敏三雍稱有裕霞被唯仁義吐納必珪璋壯思如泉湧逆藻似雲翔夙有佳時調早懷經世方留心在庶績勵精思治綱

原箴漢揚雄一作崔駰河南尹箴曰芒芒天區畫冀為京商邑翼翼四方之經一作是營爰作卿士以尹王州風化攸興萬國承流

增制唐蘇頲授宋璟兼京兆尹制曰敕惟雍設都實難其理京尹鎮俗不易其才具官宋璟天假直清時歸方

正端莊以立姦慝遷於望風果斷而行綱維成於不日
衣冠所重人吏攸欽俾承彈糾之餘乃綜浩穰之劇可
兼京兆尹餘如故　常衮授孟皥京兆尹制曰門下天
府惟雍神皐作京當四海之會同在三輔而尤劇漢以
郡國二千石高第入守而轂下稱之今因其制而選用
亦陟明於辨理也具官孟皥端一簡亮外寬内肅在割
能斷見事風生歷踐通列佀然處正京師化源庶尹之
則承平無事統正猶難或多毀傷失名數月輒罷況寇

難未靖邊備尚勞率西之師取給畿內戎衣軍餉困竭閭閻姦人豪奪吏氣傷沮屢有申敕未懲其弊思得至公明斷之才曠然大變其俗是用命爾典司劇仕肅清權右扶養元元無俾趙張專美有漢可守京兆尹散官勲封如故　又授京兆府尹魏少游加御史大夫制曰門下肅清風俗糾正朝廷必求謇諤之才式總紀綱之任具僚魏少游直方其行簡亮在躬有玉壺之清澄兼龍泉之斷割通變可以成世務精密可以舉人倫中外

累更風聲益振法無所避姦不能欺貳職司徒實平邦
教三尹京邑備洽人謠不有兼官豈云重寄宜授趙堯
之印俾雄張敞之職可檢校御史大夫餘如故　白居
易授韋正貫京兆尹制曰敕權知京兆尹韋正貫詩不
云乎京邑翼翼四方是則故趙張遑延馳名兩漢而不
疑兼以儒學取重當時斯任也吾豈易哉爾敷用政術
列為殊科再升文字之途一舉雲霄之路拔於郡府以
尹京師有抑强扶弱之心得變通適時之用煦若春日

肅如秋霜干將淬而投刃皆虛騏驥馭而追風自遠重以郊天盛禮發號鴻恩訖事而物力安舒設禁而冠攘帖息是用嘉乃成効寵之正名爾其奉上思盡臨事思權轄健吏而惠窮人簡簿書而提綱目處劇勿紊居閑勿遺俾椎剽絕迹於九衢枹鼓息鳴於五夜克揚顯績用繼前脩　又授黎幹京兆少尹制曰敕朝散大夫前守諫議大夫兼侍御史内供奉賜紫金魚袋黎幹經遠良圖弘通敏識典墳聚學風雅成文操守甚貞行歸於

正早敦近掖見重中朝俊徳用彰嘉言因伏項有歸開之志益存難進之誠亞彼尹京眷求公器宜膺奬命俾展多方可京兆少尹散官勲封如故　元稹授楊巨源郭同元河中興元少尹制曰敕具官楊巨源詩律鏗金詞鋒切玉相如有凌雲之勢陶潛多把菊之情朝請郎前守華隂縣令郭同元文戰得名吏途稱最劉超推出納之善王渙著抑挫之名皆用已長各居官守因其滿秩議以序遷稽其器局之良宜參尹正之亞巨源可守

河中少尹同元可權知興元少尹　宋歐陽修除劉沆特授行工部尚書充觀文殿大學士知應天府制曰門下鑾一節以事君中外之任無間處大臣而有體進退之禮必優屢形懇避嘉敎愨之弗移宜峻寵章示眷懷之特異具官劉沆質性剛鯁姿材敏明入必侍於清閑出屢更於事任翼異翼是則有聲京邑之雄巖巖具瞻遂參廊廟之用乃疇嘉績爰正台司執毁譽不回之心篤於自信勤夙夜匪懈之志久而益勞顧方厚於倚毘乃

遽思於退讓察其所守實亦重違惟兹祕殿之嚴眷乃
留都之重既增美秩仍益真封於戲秉國之鈞居則坐
而論道為時舊老仕則殿於大邦是惟出處之榮勉服
便蕃之命
原表梁劉孝儀晉安王讓丹陽尹表曰臣聞盈尺徑寸
易取琢磨南箕北斗難為簸挹何則良工質美在器成
珍假名責實涉求必殆　邵陵王讓丹陽尹初表曰臣
進非民譽退異宗英尸居崇號已忝彞典况京兆五守

西漢難追河南二尹東京罕繼審已循涯自知莫可街談巷議尤見不勝　庾肩吾為南康王讓丹陽尹表曰臣聞劔鏤七星非有司天之用簫圖五岳寧識崇朝之雲是知策彼泥龍不能令其逐日乗斯流馬安可使其奔電方今振鷺盈庭白駒空谷惟帝念功惟明克允君子之國幸聞其讓石門之水獲免於貪

原序梁元帝丹陽尹傳序曰傳曰大夫受郡漢書曰尹者正也及其用人寔難授受廣漢和顏接下子高自輔

經術孫寶行嚴霜之誅袁安留冬日之愛自二京版蕩五馬南渡固乃上燭天文下應地理爾其地勢可得而言東以赤山為成臯南以長淮為伊洛北以鍾山為華臯西以大江為黃河既變淮海為神州亦即丹陽為京尹雖得人之盛頗媿前賢而聑遇之深多用宰輔皇上受圖負扆寶歷惟新制禮以告成功作樂以彰治定豈直四三皇六五帝孕夏陶周而已哉若夫位以德敘德以位成每念忝涖京河茲焉四載以入安石之門思勤

王之政坐真長之室想清談之風求𧏙餘晨頗多暇景令綴釆英賢爲丹陽尹傳

京府判官

增沚事恪謹宋史云程羽領開封府判官羽性淳厚沚事恪謹太宗尹京頗以長者待之及即位命知開封府

始置通判又云太宗爲府尹宋琪爲推官初甚加禮遇琪與宰相趙普樞密使李崇矩善出入其門遂惡之乃白太祖出之外太平興國間復以藩邸舊僚留判三司勾院俄通判開封府事京府置通判自宋琪始也

勸辭留務又云秦王廷美尹開封府吕端以考功員外郎充開封府判官太宗征河東廷美將有居留之命端白廷美曰主上櫛風沐雨以申弔伐王地處親賢當表率扈從今主

留務非所宜也廷美由是懇請從行

下堂對使

又云許王元禧尹開封呂端復爲判官王甞有發其陰事者坐裨贊無狀遣御史武元穎內侍王繼恩就鞫於府端方決事徐起候之二使曰有詔推君端神色自若顧從者曰取帽來二使曰何遽至此端曰天子有制問即罪人矣安可在堂上對制使耶即下堂隨問而荅

並賜金紫

又云太平興國間許王尹京命轉運使張去華爲開封府判官殿中侍御史陳載爲推官並賜金紫謂曰卿等皆朝之端士特加選用其善佐吾子各賜錢百萬

請行辟屬

又云謝絳數論事權開封府判官上言蝗亘田野以臣愚所聞似吏不甚稱而召其變頗詔公卿以下舉任州府者使得自辟屬縣令長務求術略不限資考

妙選僚佐

又云真宗尹京妙選僚佐驛召楊徽之爲諫議大夫與畢士安並充開封府判官

執奏宮禁

又云梅摯徙開封府判官遷推官僧

常瑩以簡札達宮人輦官鄭玉醉呼毆徼巡卒皆釋不問摯執奏皆杖配之

草定書疏 又云真宗尹京楊徽之為首僚邸中書疏皆徽之從孫億所草定也

升殿並命 又云盧琰為太常博士咸平二年選為開封府判官與推官李防並命真宗謂宰相曰人之有材難得悉知但歷試而後可見占謝日特升殿諭以天府事繁慎選之意仍賜緡錢

不奉宮中教旨 又云龐籍為開封府判官尚美人遣內侍稱教旨免工人市租籍言祖宗以來未有美人稱教旨下府者當杖內侍詔自今宮中傳命無得輒受

平反白衣會獄 又云榮諲為開封府判官太康民事浮屠法相聚祈禳號白衣會縣捕數十人送府尹賈黯疑有妖請誅其首而流其餘諲持不從各具議上之中書是諲議但流其首而杖其餘

稱為廉判 獻徵録云明呂言大學士原之孫也以廕授太平府通判改應天歷任幾八年

妻子弗以隨食無重味數日才一舉肉弗飽也中丞大僚呼斥羣吏見君入肅然起曰應判來矣故僚佐多忌之而言又好議天下事若濶遠無近功人咸曰京兆君迂言亦自安其迂弗較也

湛浮自得

又云嘉靖時祝允明以興寧令遷應天府通判亡何乞歸允明簡易高曠不樂拘檢性善書腕益奇縱喜獎拔後進終身不言人過其居家未嘗問有無得錢輒召所善客與嘑飲盡乃已少有意用世既濩落不試一發於文所著書合詩文集數百卷陸粲曰明興百年士猶膠守章句未覩其恢然者也憲孝之際始彬彬矣祝先生由諸生起覃精發藻橫逸踔厲超追古昔盛哉若其湛浮自得龍變不羈大觀逍遙廓然離俗者矣

京府推官

增察其冤誣 宋史云五代漢初魏王承訓為開封府尹盧億以水部郎中充推官時侍衛諸軍驕

恣軍士成美以驢負鹽入都門閽者不敢執反擒平民孟柔送侍衛司柔自誣服論死億察其冤言於漢祖而釋之

反坐告者 又曰神宗時蔡齊子延慶以集賢校理歷開封府推官有衛士告黄衣老卒嵩火入直延慶察卒辭色疑焉詢之果誣即反坐告者事聞帝甚重之

文擢第一 又曰畢仲游字相士安曽孫也召試學士院同策問者九人乃黄庭堅晁補之輩蘇軾異其文擢為第一加集賢校理開封府推官

不伐科名 又曰真宗尹京楊礪為推官真宗嘗問礪以何年及第礪唯唯不對後知其唱名第一自悔失問謂礪不以科名自伐甚重之

伉直尚氣 又曰王益柔曙子也伉直尚氣以廕至集賢校理與蘇舜欽泰邸會醉作傲歌時人欲逐傾正黨至列狀言益柔罪當誅韓琦為解於帝久之為開封府推官

請察獄冤 又云李防擢開封府推官請與判官間三五日即府司軍巡院察冤獄

特加歎賞 又云喬維岳為淮南轉運副使嘗按部至泗州慮囚法掾誤斷囚至死維岳詰之掾俯伏且泣曰有母年八十餘今獲罪則母不能活矣維岳憫之因謂曰他日朝制按事第云轉運使令處兹罪卒如其言獲免維岳坐贖金百二十斤罷使職權知楚州真宗以壽王尹京精擇府僚召還為開封府推官或言其在淮南決獄不平左右有知其事者辯之太宗特加歎賞京府事維岳平處詳敏有王陟為司録真宗亦稱其名幹及踐阼即命維岳與畢士安權知開封府

法不止笞 又云呂公孺為開封府推官民鬻薪為盜所奪逐之遭傷時包拯為尹命笞盜公孺曰盜而傷主法不止笞執不從拯善其守

事宜窮治 又云韓絳為開封府推官有男子冷青妄稱其母頃在掖庭得幸有娠而出生已府以為狂奏流汝州絳言留之在外恐惑衆追責窮治蓋其母嘗執役宮禁嫁民冷緒生一女乃生青遂論棄市

奏事

賜緋　又云趙槩少篤學器識宏遠為一時名輩稱許中進士為集賢校理授開封府推官奏事殿中仁宗面賜銀緋

未午而畢　又云楊繪為開封府推官遇事迎刃而解諸吏惟日不足繪未午卒沛然

決斷精敏聲聞益遠　又云王安石不悅蘇軾令權開封府推官將困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

創立推判分治之法　又云元祐中王巖叟為樞密都承旨權知開封府舊以推判官二人分左右廳共治一事多為異同巖叟創立逐官分治之法自是著為令

京府治中

增求為尚寶　獻徵錄云鄭端簡公曉在選曹嚴相嵩子世蕃以治中求為尚寶丞曉據故事謝之分宜始怒

治中惠政　又曰龐嵩字振卿居南海弼唐鄉學者稱為弼唐先生嘉靖間由鄉舉授

應天府通判進治中先後凡八年大京兆缺屢攝府事多惠政時江寧葛仙永豐二鄉數被水患居民餘七戶而已歲課不能辦嵩為築堤闢萊得田三千六百畝立惠民莊四募召貧民佃之流移盡還百姓至今賴之嵩早遊王陽明湛若水之門奉其緒論為諸生規建會於新泉書院日與講學府在六年京察例而復與覲察嵩疏請止著為令葛仙鄉立祠祠之

京府司録事 諸曹參軍附

增特遣宣諭 唐書曰温造字簡輿大雅五世孫也姿表瑰傑盛氣少所降屈隱王屋山張建封烏重胤薦之長慶初以京兆司録為太原幽鎮宣諭使召見辭曰臣府縣吏也不宜行恐四方易朝廷穆宗曰朕東宮時聞劉總比年上書請覲使問行期乃不報卿為吾行喻意毋多讓因賜緋衣至范陽總橐鞬郊迎造為

開示禍福總懼矍然若兵在頸由是籍所部入朝

聽自擇官 又曰元和中白居易召入翰林為學士遷左拾遺歲滿當遷帝以其資淺且家素貧聽自擇官居易請如姜公輔以學士兼京兆户曹參軍以便養詔可

令黄叔度 又云劉迅字捷卿歷京兆功曹參軍嘗寢疾房琯聞之憂不寐曰捷卿有不諱天理欺矣陳郡殷寅名知人見迅歎曰今黄叔度也劉晏每聞其論曰皇王之道盡矣

受詔鞫獄 宋史云太宗朝趙安仁為開封府司録參軍事拜祕書丞受詔鞫開封獄得其非辜者即日授推官

塔錢餽軍 又云仁宗朝陳希亮為開封府司録福勝塔火官欲更造度用錢三萬希亮言陜西用兵願以此餽軍

以謹幹聞 又云王陟以著作佐郎留知開封府司録參軍前司録閻仲卿屢升殿奏事真宗尹京時頗不悦及陟代之以謹幹聞尤被特遇即位召賜緋魚袋改著作郎開封府推官

具徭役利害上之 又云韓琦知定州安喜縣為政彊力韓琦稱其才遷開封府司錄嘉祐寬恤諸道分遣使者琦曰京師諸夏本領獨不蒙恵乎乃具徭役利害上之詔司馬光陳洙詳定條式遂革大姓漁并之獘

與府尹同對殿中 又曰韓肖胄琦曾孫也祖忠彥再世為相以廕補承務郎歷開封司錄與府尹同對殿中徽宗問其家世賜同上舍出身

以登第更仕宦者為之 又云宋王臻擢御史中丞建言三司開封府諸曹參軍及赤縣丞尉率用貴游子弟驕慢不習事請易以孤寒登第更仕宦書考無過者為之可其奏

有宰相器 又云龎籍及進士第為黃州司理參軍知州夏竦以為有宰相器調開封府兵曹參軍知府薛奎薦改法曹

以公輔期 歐陽文忠歸田錄云薛簡肅奎知開封府時明參政鎬為府曹官薛待之甚厚直以公輔期之其後守秦辟以自隨

有問於公何以知其必貴者曰其為人也端肅其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其後鎬果至參知政事

知其能 宋史云趙鼎登崇寧五年進士第累官洛陽令宰相吳敏知其能擢為開封士曹參軍

臨事勁正不受請託 又云鄭望之登崇寧五年進士第歷開封府儀工戶曹以治辦稱臨事勁正不受請託官寺有强占民田者奏歸之蔡京欲奪人妾使人諭意望之拒不從

西社同門友元符上書人 又云家愿父勤國慶歷間與從兄安國定國同從劉巨遊與蘇軾兄弟為同門友愿紹聖間登進士第元符三年應詔上書極論時政凡萬言崇寧元年詔籍元祐元符上書人姓名愿以選人籍入邪下等禁錮不調靖康初左丞馮澥薦除開封府工曹淳祐間曾孫大酉侍講延因從容及之上改容嘉歎宣取所上書及親書西社同門友元符上書人十大字賜之

明不設

廂官

增分置八廂 宋史云韓維在太常與王安石持議不合使為開封府始分置八廂決輕刑毅下肅清

不行庭參 翰苑新書云邵伯溫撰蔡確傳確字持正韓維知開封府奏為管勾左廂公事後劉庠知開封府責確庭參確謂藩鎮辟除掾屬乃有此令輦轂下比肩事主雖故事不可用庠不能屈神宗聞而嘉之後臺官缺執政奏乞除官上曰可用不肯階墀見劉庠者遂除監察御史

明不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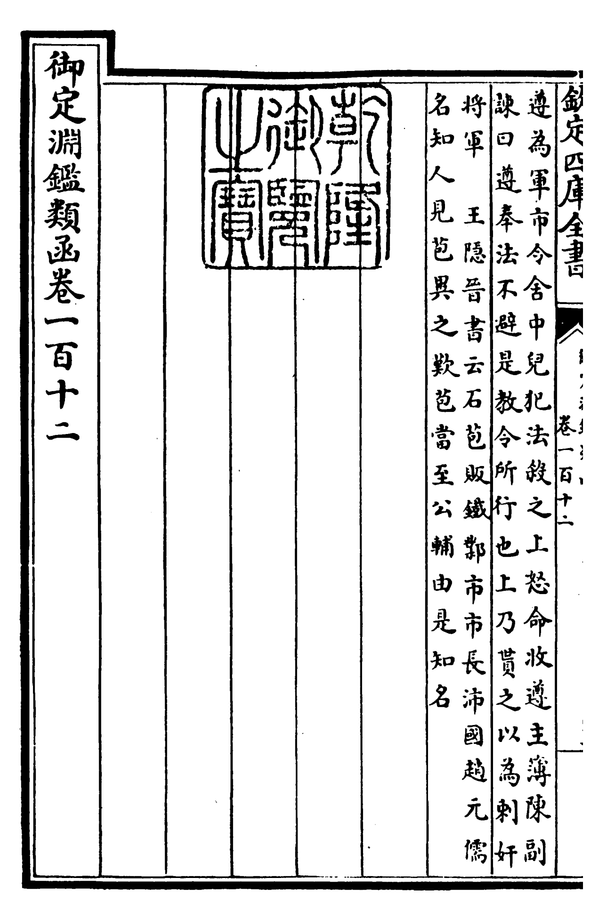
市令

原內史屬官

長安市長 北堂書鈔云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內史屬官有長安市廚兩令 又云長安四市四長丞皆屬焉

祭遵奉法

元儒知人 東觀漢記云祭



遵為軍市令舍中兒犯法殺之上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上乃貫之以為刺奸將軍　王隱晉書云石苞販鐵鄴市市長沛國趙元儒名知人見苞異之歎苞當至公輔由是知名

乾隆御覽之寶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十二